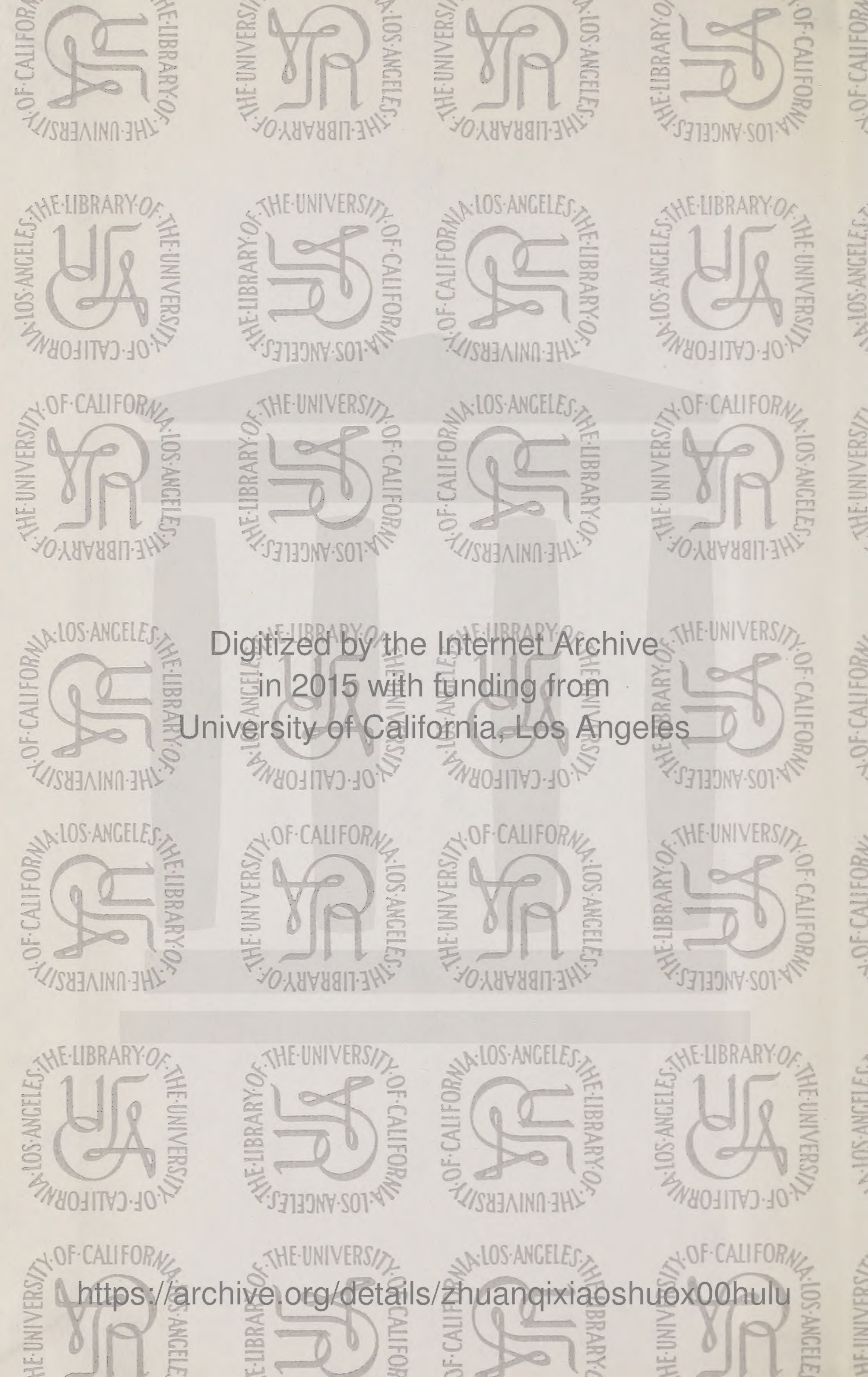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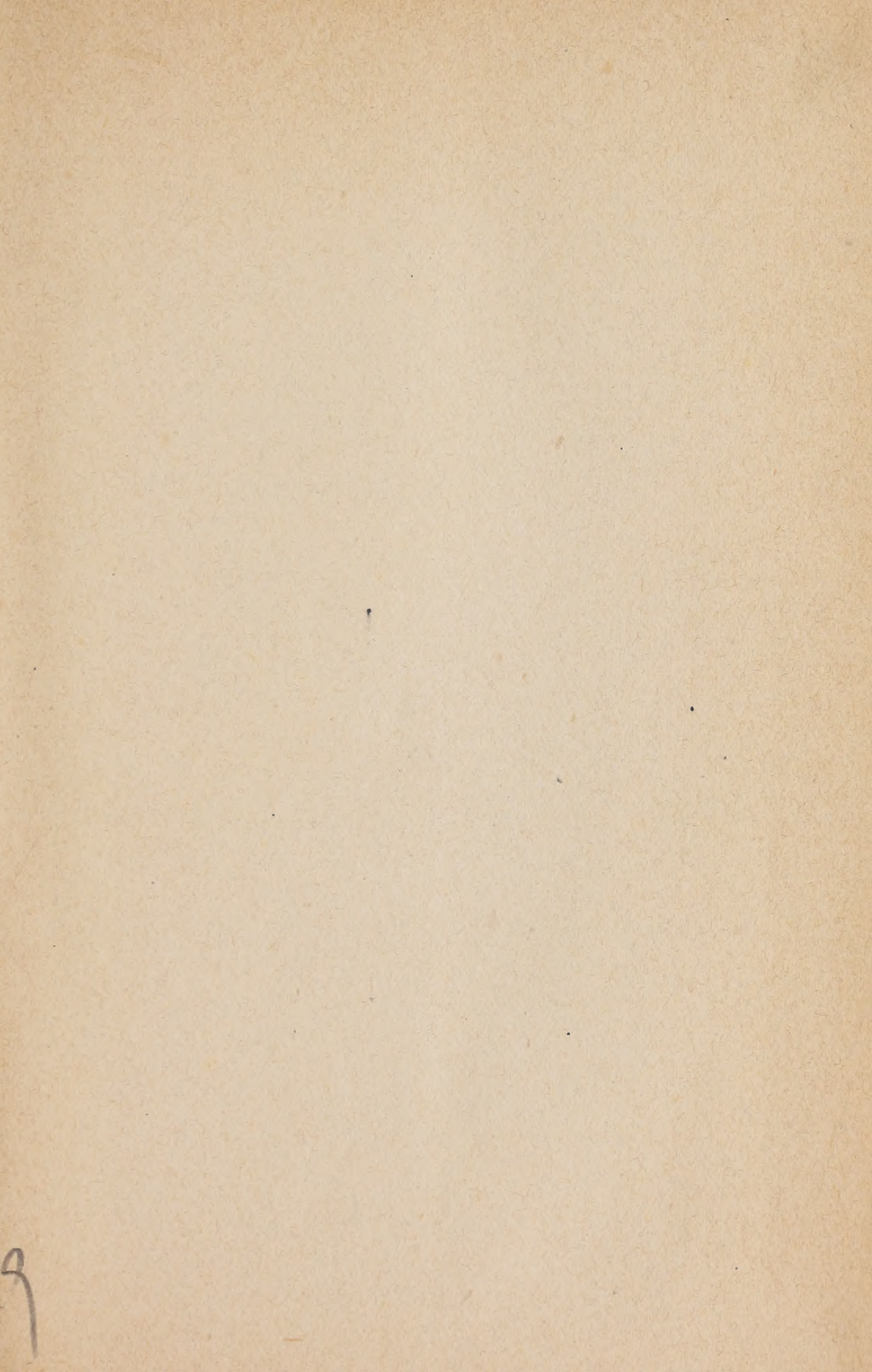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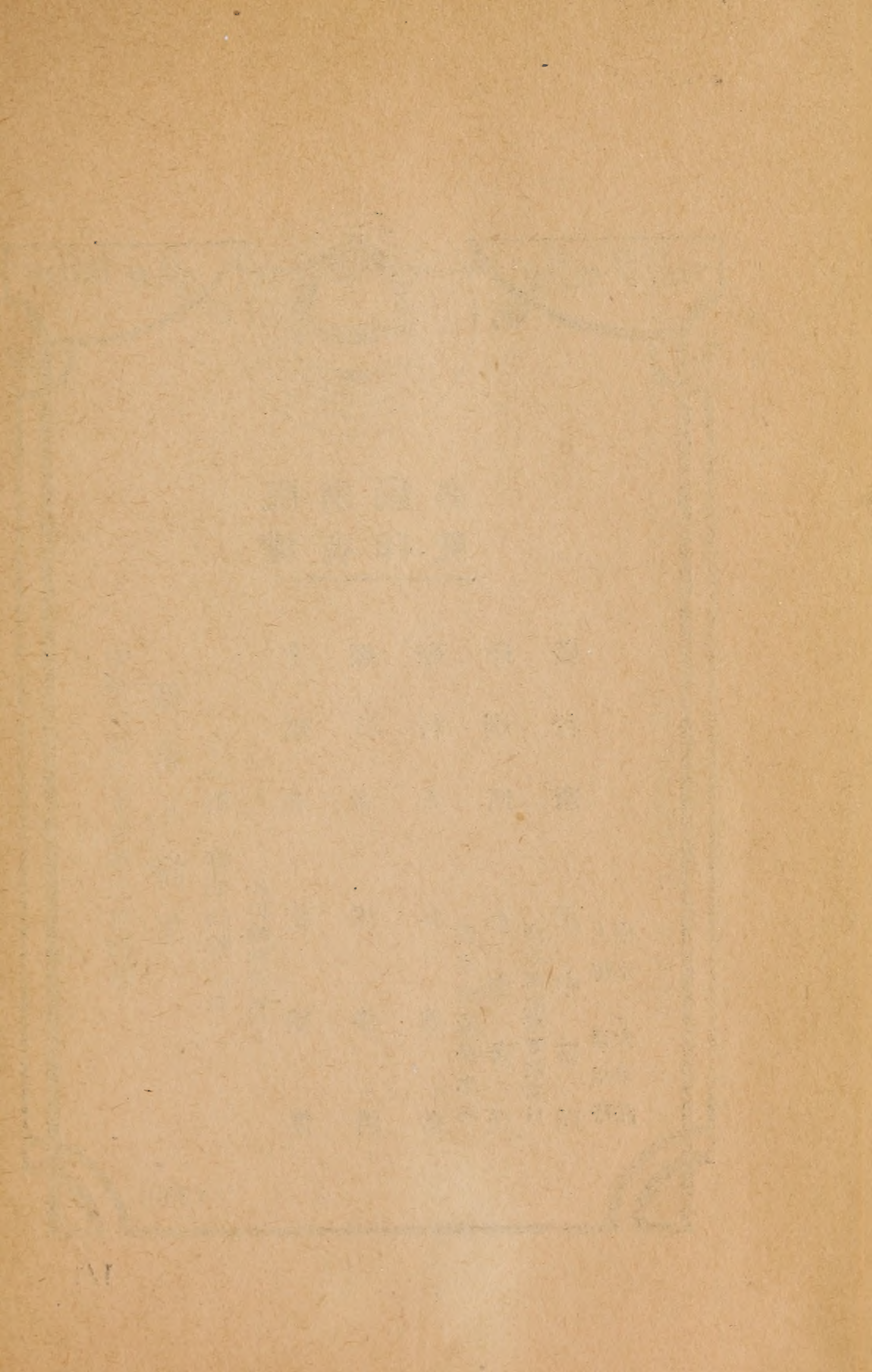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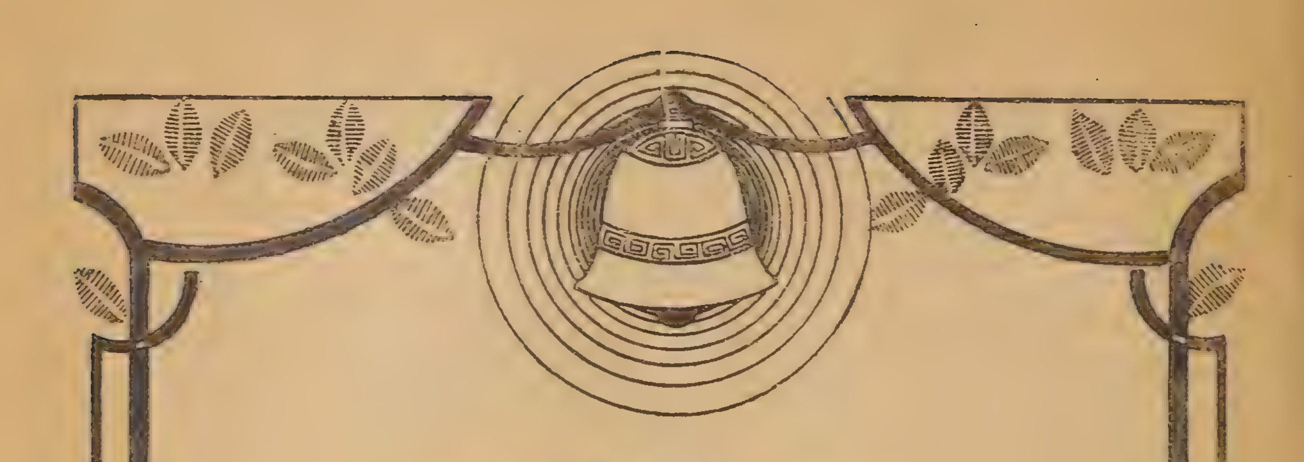








入。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驢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然往來窺之，覺無異能者，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恚，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而去。（五　畢公權　名世持，淄川人。康熙十七年狀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傳奇小說集

全一册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主編者 葉楚傖
編註者 胡倫清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本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上海福州路
南京太平路

(238)

完香，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貲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

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扎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

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所無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五）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寧非變異！

【題解】

本篇見聊齋志異卷十。爲懼內者寫照，刻劃至爲深刻，然亦頗近情理，楊萬石不過爲此中之典型人物耳。

【紬演】

本文着意描寫之二主角，一爲楊萬石，闒茸懦愞，絕無丈夫氣，雖被婦辱以巾幗，施以夏楚，均忍受而不敢與較；甚至虐待其父，陷死其弟，陵辱其友人，亦劫於嚴威，熟視若無覩。即勉思振作，尚須乞靈於馬介甫之藥石，轉瞬藥力潛消，又復嗒然若喪矣。一爲尹氏，兇悍險狠，歷歷如繪。墮楊妾之胎，見其妬；窮途中聒夫再嫁，見其不貞。楊氏遭家破人亡之慘痛，爲彼一手所造成也。至馬介甫之行爲，實最能博得人之同情；即對潑辣之悍婦，亦不欲傷害其生命，僅期其悔過自新而已足。復於楊氏殘破之餘，設計爲彼父子叔姪作團聚；彼則不居其功，飄然遠引。狐仙之能善體人情乃如此，洵能使「讀者景慕，以爲狐鬼亦佳」矣。

尹氏被屠酷毒虐待一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固可快人心意，然但落入果報之俗套，未足爲佳。惟末段寫楊萬石於尹氏落魄之餘，猶「謀珠還並時就尹」，於楊之闒茸懦愞之性格，再事加倍增濃，固不妨辭費也。

【注釋】

(一)季常之懼　蘇東坡謫居黃岡，與陳慥字季常者遊。慥妻柳氏最悍妬，慥每宴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呼客，至爲散去。東坡因有「龍邱居士（按慥號龍邱子）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蓋嘲季常之懼內也。(二)岸幘　世說：謝奕在桓溫座，岸幘嘯詠。注：露額曰岸。(三)瑟歌之意　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意爲用暗示法以警教之。(四)黔驢無技　柳宗元三戒：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

兒尪羸，僅存氣息。

一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襤褸如故，大駭。又聞萬石隕謝，頗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線，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貼耳而泣。坐語移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爲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劫，便殺卻，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爲？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眞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塡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噪雷動。婦未及語，萬石以足騰起，婦顚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擂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嗒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用相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

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爲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懾，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

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四)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爲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爲，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去。

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

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

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

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瑟歌之意。（三）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者。

妾王，體姙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遂出，叉手頓足，觀者塡溢。馬指婦叱之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著已，噭啕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趦趄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稍舒，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僞，就榻搒之，崩注墮胎。

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餼，更籌再唱，不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撬扉聲，急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極，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

心。」婦益懼，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啓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縶，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合好，請暫別也。」遂去。

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歡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驟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怒，大罵。萬石懼，長跪牀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兒。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顛蹶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

（一）宣德　明宣宗年號。公元一四二六——一四三五。（二）青麻頭　賈似道促織經：青麻頭，上品也。（三）蟹白栗黃　促織志：蟹白栗黃，米飯食養也。（四）翹然矜鳴　促織志：勝者翹然矜鳴，以報其主。

馬介甫

蒲松齡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一)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頹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

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二)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即除室爲

蟲伏壁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頓非前物。成以小，劣之，惟彷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衿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喜而收之，將獻公堂，惴惴恐不當意，思試之鬭以覘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蟲，自名蟹殼青，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居之以爲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鬭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鬣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齕敵頸，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四）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

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呵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鬭，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

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鬬，今始甦耳。撫軍亦厚賚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爲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夫！

【題解】

本篇見聊齋志異卷七。此作雖以促織爲描寫之對象，然其要點，則在詆斥官吏逢迎之惡。以此等微蟲之供億，竟使民閭騷然，傾產喪生者，不知凡幾。上有所好，直接影響於民衆如此之深且鉅，可資龜鑒矣。

【紬演】

本文用意，實至深刻。促織微蟲，關促織細事，乃至邑令以之媚撫軍，撫軍以之媚皇帝，流弊所及，遂爲虐民之政。篇中敍成名因所賠累蕩產，憂悶欲死之情狀，似脫胎於柳子厚捕蛇者說之作意而加以變化者。所謂「苛政猛於虎」，實而有徵矣。

撫臣令尹憑藉政治上優越之地位，擬成之事業甚多，而受賞賚與升遷，乃係「受促織恩蔭」，諷刺譏罵，殊爲辛辣。

描寫關促織一段，纖緻精密異常。王漁洋評爲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注釋】

促織

蒲松齡

宣德（一）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鬭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正。市中遊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值，居爲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爲人迂訥，遂爲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

時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問，見紅女白婆，塡塞門戶；入其舍，則密室垂簾，簾外設香几，問者爇香於鼎，再拜，巫從旁望空代祝，脣吻翕闢，不知何詞，各各竦立以聽，少間，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納錢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頃，簾動，片紙拋落，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小山下怪石臥，針針叢棘，青麻頭（二）伏焉，旁一蟆，若將躍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

中胸懷，摺藏之，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蟲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後，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蹤響，冥搜未已，一癩頭蟇猝然躍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蟇入草間，躡蹤披求，見有蟲伏棘根，遽撲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項金翅，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璧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蟹白栗黃，(三)備極護愛，留待限期，以塞官責。

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蟲躍擲逕出，迅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須就斃。兒懼，啼告母，母聞之，面色灰死，大驚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歸，自與汝覆算耳。」兒涕而去。未幾，成歸，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默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藁葬，近撫之，氣息惙然，喜寘榻上，半夜復甦。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

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驚起覘視，蟲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虛若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急趨之，折過牆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

京矣。增一次文字獄，而使蒲氏遭滅族戮屍之慘禍，固甚易易也。

【注釋】

(一)大羅剎國　文獻通考：羅剎國其人極陋，朱髮黑面，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以夜，晝則掩其面。隋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剎。(二)弋陽曲　雜劇曲調也。徐文長南詞敘錄謂：今唱家稱弋陽腔者，則出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三)鮫人　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泣則出珠。(四)衙官屈宋　杜甫之祖審言恃才謇傲，謂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見續世說。(五)椽筆　世說：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哀冊謚議，皆珣所筆。(六)盈盈一水　古詩十九首中有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七)青鳥難通　漢武內傳：上于承華殿前，見一青鳥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王母果至。後人遂用作書信解。(八)藍蔚　陸游老學庵筆記：「藍蔚二字，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上有藍蔚天』，猶未有害。韓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藍蔚』，則是謂水天之色皆如藍，恐又因杜老而失之者。」按藍蔚又作蔚藍，此處當係指水色也。(九)奔月　姮娥　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竊食之以奔月，是爲蟾蜍。(一〇)投梭織女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勞於機杼。天帝憐其獨處，許嫁牽牛，遂廢織；天帝怒，責歸河東，使一年一度與牽牛相會。(一一)蕩婦　古詩十九首：昔爲倡家女，今作蕩子婦。(一二)嗜痂　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見南史本傳。(一三)小慚小好大慚大好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小慚者亦蒙爲之小好，大慚者則必以爲大好矣。」謂得

眞賞之難。（一四）陵陽癡子　楚卞和獻璞玉於楚王，誤識爲石，致兩刖其足，和抱璞哭於楚山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寶見，乃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

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

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泣涕，嘔啞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煙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

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為預具，墓上植松柏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轝至殯宮，有女子衰經臨穴。眾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

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為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一二）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一三）若公然帶鬢而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一四）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題解】

本篇見聊齋志異卷六。篇中羅剎海市，均為幻託之境。蒲氏一生偃蹇，特借此以洩宣其牢騷抑塞之氣耳。最後之論斷，可窺

見其用意之所在矣。

【紬演】

文以羅刹海市為題，其內容亦以此兩者之相互襯託為重心。而使馬駿其人者，經歷雙方況味各別之待遇，反映羅刹國中，好惡背常，美醜顛倒，不重文而重貌，環境惡劣，無以復加。一方則世子薦賢，龍君歎賞，文名譟於四海，仙女作為良匹，大丈夫得志於時，固當爾爾焉。作者特藉此以稍紓其牢愁之鬱積，而作屠門大嚼之舉，意固甚明顯也。

篇中倫理道德之觀念，似頗重視。如馬生願舍優越舒適之生活，而決歸養父母，足以教孝；生與女不再婚嫁，足以勸貞義是也。惟生還女囑納婢一事，仍難脫宗法社會不合理之窠臼，亦可見文藝內容與時代思想關係之密切矣。龍女臨別時勸生之語，雖故作解脫之意念，然對於夫婦應重精神之融洽，不在形體離合之闡發，極致透闢，可謂能把握男女結合之真諦矣。

蒲氏才豐命嗇，富貴功名，垂老而一無所就，然目擊當時庸碌下中者，無災無難到公卿之狀，自不免有所激憤。篇中對羅刹國士執政當局，極肆其醜詆，令人忍俊不禁。然因此遂招清吏之忌，而排擯隨之。負暄絮語：「聊齋志異一書，為近代說部珍品，幾於家絃戶誦，甚至用為研文之助，其流傳之廣，蓋可知矣。然不為四庫說部所收。當時此書確曾流入宮禁，深荷嘉歎，纔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若云女子效男兒裝，乃言滿俗，與夫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遂遭擯斥。」然如故意加以羅織，則本篇可指摘者，當不止此。如大羅刹國何嘗不可謂暗指愛新覺羅，「都城在北」則更可謂明指北

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棓，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

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嘗與女嘯詠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薝蔔，每一蕤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湍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圖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

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儻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剎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

嗣。」女以魚革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饋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至海涘。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得見，生乃歸。

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沈。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

「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六）青鳥難通。（七）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八）有恨何如也！顧念奔月姮娥，（九）且虛桂府；投梭織女，（一〇）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遺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一一）即置而不御，又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覿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盡婦職，

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卽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止，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懽。馬婆娑歌弋陽曲，(二)一座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卽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卽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惘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

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貲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三)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珍異。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卽市。」馬問行期，欲同游矚。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顧滄海客，何畏風濤？」

未幾，果有踵門寄貲者，遂與裴貲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晃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旣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瑇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四）欲煩椽筆，（五）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鬣之毫，紙光如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儻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輭。天方曙，則雛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

羅剎海市

蒲松齡

馬驥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卽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爲颶風引去。

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爲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襤褸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卽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尙皆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往往棄置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剎國。（一）都城在北，去三十里。」

馬請導往一觀。

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爲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以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者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猙獰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

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旣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搢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閽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蝟，曰：「僕少年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伏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爲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嘗聞。」

作品，亦與魯迅所述有同一傾向。胡適在論短篇小說中謂；「聊齋的小說，平心而論，實在高出唐人的小說。蒲松齡雖喜說鬼狐，但他寫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於理想主義之中，却帶幾分寫實的性質。」鄭振鐸中國短篇小說第三集上册序言謂；「聊齋志異尙有幾篇着意經營之作，如嬰甯，如馬介甫，如竹青，都可算爲清代無量數的短篇雜記中的傑作。他們不僅是一篇結構完美的故事，而且也敍寫得十分眞切動人；雖然情節不能免於詭異，而主人翁之性格却很活潑，世態人情，亦寫得曲折盡致。如嬰甯之類，實可上比肩於唐人之名作霍小玉傳之類，雖然他們的情調之間是很不相同的。像嬰甯那樣的綴合巧笑的喜劇的作品，在中國短篇故事中眞是不容易見到的東西。」胡鄭所述，均足藉以理解嬰甯一類小說之一助。全篇以「花」與「笑」爲線索，反覆曲折，而語不離宗，實極穿插組織之能事。以遺花地上，引起王生之癡情而笑始，至摘花西家，徵嚬鄰子之輕薄而笑終，結構亦至嚴密。篇中敍寫生與女小園問答語，故作癡獃，而詼諧氣味至爲濃厚，文心佳妙殊甚。

【注釋】

(一)求凰　司馬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謂求耦也。(二)醮禳　凡僧道設壇祈禱曰醮，禱祀以除疫癘之祭曰禳。(三)格磔　本草；「鷓鴣生江南，鳴曰鉤輈格磔。」(四)雛尾盈握　禮內則；「雛尾不盈握，弗食。」(五)葭莩　漢中山靖王對羣臣「非有葭莩之親。」注；葭，蘆也，莩，白也，皮至薄，言無薄親也。(六)瓜葛　世說；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注；蔡邕曰瓜葛，疎親也。(七)啁噍　音刀遮，多言也。(八)衞　清異錄；「驢一名衞。」(九)天師　元史釋老傳；正一天師者，始自漢

張道陵。其後四代孫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孫名宗演，當至元十四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待以客禮，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一〇）太憨生　全唐詩話：隋帝勞司花女袁寶兒多憨態，帝命虞世南嘲之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一一）鶻突　糊塗不曉事之意，見呂藍衍言鯖。（一二）笑矣乎　清異錄：「菌蕈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為笑矣乎。」（一三）合歡忘憂　六書故：「合昏葉似槐，夜合晝開，故名合昏，俗語轉為合歡。」詩衛風：「焉得萱草，言樹之背。」傳：「萱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一四）解語花　天寶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楊妃共賞，指謂左右曰：爭似此解語花。」

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女但言無慮。剋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媼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舁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

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為哭，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一二）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一三）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一四）正嫌其作態耳。

【題解】

本篇見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聊齋志異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絃，別敘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明末志怪羣書，大抵簡略，又多荒怪，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於詳盡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

親，忘爲異類。」嬰甯一作，當作如是觀。

【作者傳略】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又號西周生，山東淄川人。生於明思宗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於清聖祖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八十六歲。讀書於鹽山中，老而不達，以諸生授徒於家，康熙五十年始成歲貢生。著作頗多，有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詞集一卷，聊齋白話韻文，醒世姻緣，以及省身語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等。聊齋志異十六卷，相傳蒲氏費二十餘寒暑所成之力作。三借廬筆談評此書云；「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跡相，蓋脫胎於諸子，非僅抗手於古史龍門也。」棍蔭清話亦云；「國朝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誌異爲第一。」即經學家而謎春在堂隨筆中亦謂；「聊齋藻續，不失爲古豔。」綜諸家之說，聊齋志異之價值，可想見矣。

【紬演】

周作人在聊齋白話韻文序中謂；「回想小時候所讀的書，總有好些不能忘記的印象。其一就是蒲留仙的聊齋志異。最初讀小說自然都是白話的……轉到文言裏去，聊齋志異在次序上與價值上都是第一部，所以至今想起來還是很有興趣。他是繼承六朝的志怪與唐朝的傳奇文而集大成的。不過在傳奇文方面，他是的確成功了。……傳奇文中我覺得嬰甯一類的東西做得最好，促織與羅刹海市倒還其次。他寫狐鬼與人一個樣子，除了說明她們的本相的地方以外，幾乎沒有什麼妖氣。我想在青年讀者羨慕之餘，以爲狐鬼亦佳者當復不少，所以他這實在是狐鬼的人化。」周先生賞識嬰甯一類之

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褓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痣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甯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祟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甯，繃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後求天師(九)符粘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甯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一〇)」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莫可辨識。詫歎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

母擇吉將爲合巹，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祕，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

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徧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

一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竅，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歸。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設鶻突（一一）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

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

有笑聲。媼曰：「嬰甯，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媼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甯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甯，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媼亦起，喚婢襆被，為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

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氈，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視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捉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為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

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莩（五）之親，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六）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嗻（七）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捉雙衛（八）來尋生。

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媼，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寧笑至。媼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

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踪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略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紿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郎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內戚有昏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

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嘗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託，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略與商搉，輒搖首不顧，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三)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憩。

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

無還往，懼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

忽一老媼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媼聾聵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媼笑曰：「奇哉！姓名尚且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媼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內，茵藉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噭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閥，媼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媼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爲姨也，遽匆，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

未幾，婢子具飯，雛尾盈握，(四)媼勸餐已，媼來斂具。媼曰：「喚甯姑來！」婢應去良久，開戶外隱



嬰甯

蒲松齡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一)未就也。

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遊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遊女如雲，乘興獨遨。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禳(二)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

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姗姗從夫入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梁太白，（八）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姗姗既死，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姗姗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歟？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遁，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題解】

本篇見張山來虞初新志卷十四。黃永假墨莊書史之別名，敍寫其自身與未婚妾之情愛始末。「好色不淫」之結語，當爲彼對全篇內容所持之旨趣。然納妾一事，實爲宗法社會下不良之陋俗，而輕薄才子且又常藉此畸形之嗜好，以自詡風雅。黃永雖尚未必至此，其事實之不可爲訓，殆無疑義也。取其文筆簡淨，情緒綿密，結構尚不落常套，故爲選錄。

【作者傳略】

黃永字雲孫，江蘇武進人。生卒年均不詳，約清聖祖康熙五年前後（公一六六六）在世。工詩文，與董以寧、鄒祇謨、陳維崧，時稱「毗陵四子」。順治十二年，舉進士第，官至刑部員外郎。

【注釋】

(一)如意珠　楞嚴經：「如人於自衣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如意珠，神珠也。(二)問奇　漢揚雄多識古文奇字，時有好事者載酒往問之。(三)朝雲　宋蘇軾之妾。姓王氏，錢塘人。蘇軾官杭州時所納，初不識字，既事軾，遂學書，粗有楷法。(四)昭陽第一　昭陽，漢殿名。李白詩：「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杜甫詩：「昭陽殿裏第一人，」則借趙飛燕以擬楊玉環也。(五)避風臺　趙飛燕身輕不勝風，漢成帝爲築七寶避風臺。(六)小星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注：「衆進妾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後人因稱妾爲小星。(七)瑤池紫府　神仙所居之地。(八)梁玉清累太白　東方朔內傳：「秦并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衞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梁玉清，謫于北斗下巷。」(引見太平廣記五十九卷中)蘇文忠詩：「太白猶逃水仙洞。」即用是書。詳見陳伯弢先生蘇詩注補。

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

一日，爲黃夫人六秩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妝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膩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眞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

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六）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烹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

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貲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

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先，怎禁西風一夜霜！　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

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喻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睠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十)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既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

韻府引提要錄陶學士穀得黨太尉故伎，遇雪，陶取雪水煮團茶，謂伎曰：「黨家應不識此。」伎曰：「彼粗人安得此景，但知銷金帳中淺酌低唱飲羊羔兒酒。」（一二）劉安雞犬　劉安即淮南王。相傳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一三）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　明湯顯祖撰戲曲牡丹亭。記杜麗娘天生美質，因夢見一青年相偕遊園折柳而相思得病且死，乃自描春容，並題：「他年得伴蟾宮客，不是梅邊是柳邊。」詩句。置之牡丹亭上而逝。不意同時有一柳春卿者，亦于某日夢一美人立於梅下抑鬱得病，後因赴試借宿梅花觀，偶遊牡丹亭，見麗娘遺像，猛憶夢中美人，禮拜狂呼不已。當其時，冥間亦以柳春卿與杜麗娘，合有姻緣之分，乃使之復甦，得再會見。（一四）廣陵散　曲名。晉書：「嵇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我學廣陵散，我每靳固之，於今絕矣。」」（一五）紀信　滎陽之圍，漢軍絕食，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一六）米顛　宋之書畫家米芾，世以其不羈目之曰米顛。（一七）林逋　宋錢塘人，字君復。結廬西湖之孤山，子鶴妻梅，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卒諡和靖先生。（一八）蘇小墓　南齊錢唐妓蘇小小之墓，在今杭州西湖西泠橋畔。（一九）季倫　即綠珠傳中石崇之字。（二〇）文姬淪嫁昭君塞　文姬即蔡琰，東漢末遭亂，為匈奴左賢王所得，在匈奴生二子。昭君即王嬙，和番出塞事見前注。（二一）祖帳　祖，祭道路之神也，供張帷帳，謂餞行也。

（二二）阿秦　當係小青之弟。

姍姍傳

黃永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呑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

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愛憐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極，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一）也。」

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閤寢坐，終不聞一語，其靜心類如此。

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二）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三）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四）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五）俟之，以故薄遊於廣陵、姑蘇之間，

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二二）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語鳴哀。其詩集小像，託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髣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

後附絕句云：

「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題解】

本篇見張潮所編之虞初新志中。故事情詞，殊悲惻動人。惟小青有無其人，尙有致疑問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女郎羽素蘭傳後有云：『又有所謂小青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字也。』然考證他書，小青實確有其人，且傳中所記亦爲事實，至今小青已爲一不朽之不幸婦人矣。

此傳不知誰何所作。陳文述蘭因集中，輯有常熟支如增之小青傳，取與本傳相較，畧有出入，疑即支傳經後人竄改而成者。

【紬演】

小青才貌綺豔，而身世悽涼如此，有情人殆無不爲之灑一掬同情之淚者。吳炳之療妒羹傳奇，即寫此事。關於小青之一切，近人潘光旦研究所得最爲精密。潘氏對於小青事實，既作詳確之考證，復以科學之理解與方法，分析小青之精神狀態，謂小青有自我戀傾向。蓋小青受此嚴重壓迫，發生此變態心理，實爲理勢所當然也。潘氏著有馮小青一書，即爲結集研究馮小青之作而成者。

【注釋】

（一）某生　據施閏章蠖齋詩話所述，某生，爲馮具區之子雲將。（二）心經　佛經名。宋史藝文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世俗簡稱心經。（三）嘈嘍慾跳不韻　嘈嘍猶言嘈雜喧噪之狀，不韻者，無韻味也。（四）天竺　寺名，在杭州西湖，有上中下三寺。（五）大士　觀世音也。（六）莫須有　宋秦檜誣岳飛罪而殺之。韓世忠詰檜曰：「飛罪不分明。」檜曰：「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七）某夫人　施閏章蠖齋詩話：「所謂某夫人，錢塘進士楊廷槐子蔭妻也。」（八）章臺柳　異聞錄：『韓翃將妓柳氏歸，置都下，三歲不遂，寄以詩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按章臺，漢長安中街名。天寶末，盜覆二京，柳爲蕃將沙吒利所得，虞侯許俊奪之，復歸於翃。』唐許堯佐有柳氏傳見前。（九）賈平章　指賈似道。宋理宗時，累官左丞相，兼樞密使。度宗立，似道益專政，同平章軍國事，封魏國公。此處以賈平章喻婦，諷其專權淫威也。（10）羅刹國　羅刹，爲印度古民族之稱。文獻通考謂：羅刹國其人極醜，（一一）纛將軍帳下旬，

小，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煙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

絕句云：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

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一七）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西陵芳草騎轔轔，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一八）可知妾是意中人。

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于我，豈獨傷心是小青？

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鬬羽翰。

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

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歌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一九）原是解風流。

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

其天仙子詞云：

文姬遠嫁昭君塞，（二〇）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

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撚裙雙帶。

與某夫人書云：

「元元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二一）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嫉指畫屏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狺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貍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即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几，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

婦之戚屬某夫人（七）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弈，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瞷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比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八）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九）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誤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既嫺儀，則又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隨羅剎國中，（一〇）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一一）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念，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衆口畫描耳！」夫人歎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即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霑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齊嗟嘆息云。

姬自後幽憤悽惻，俱託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闃，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床頭，歎曰：「吾即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一二）豈以一杯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盞許。益明妝治服，擁襆欹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

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寃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豔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即取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方十八耳！哀哉！

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　娘牡丹亭畔重生，（一三）安可得哉？

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許。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啓視之，敍致惋痛，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一四）從玆絕矣。悲夫！楚焰成烈，何不以紀信（一五）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倂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

「雲意閑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顚（一六）顚筆落窗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

女子之遭際，其致此悲劇之因由實可發人深省焉。

【紬演】

鈕琇此作，故實之曲折淒哀，文章之雍容華贍，唐人小說之風範，顯豁呈露於前矣。陳媛一生，殆爲典型的富於貞靜婉敏之女子，際此社交不公開與婚姻不自由之時代中，隱忍屈從竟不易度終凶之命運，洵足使人一灑同情之淚焉。

【注釋】

（一）閥閱　書功狀榜門，在門左曰閥，在門右曰閱。（二）流離　當係狀震動伶俐之意。（三）遠黛　漢宮人以青黛畫眉，遠黛，謂黛眉如遠山也。（四）甲申　爲明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是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明亡。（五）安孀守貞　少艾寡居，守貞不嫁也。（六）表之自出　表親所生，蓋爲甥屬。（七）櫻桃末子二句　寓言少女不若少婦之多媚可愛。（八）擲車之果　潘岳美豐姿，每行道中，女子以果擲之，常盈車。（九）赫蹏　薄小紙也，見漢書外戚傳。（一〇）韓香　用韓壽偷香事。（一一）鸘鷫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歸成都，貧甚，以鸘鷫裘沽酒，與文君日日醉。（一二）桑中婦　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還家。其妻採桑於郊，胡至郊不識爲其妻，遺金挑之，被拒，後還家，乃悉所挑者，即其妻也，事見西京雜記，樂府詩中有秋胡行，即敘此事。（一三）紅閨流葉　即指于祐於御溝上得紅葉題詩，後得娶宮女韓夫人事。（一四）東牆宋玉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中，有東家之女，登牆闚臣三年句，見文選。（一五）織彼萋計　詩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萋菲，文章相錯貌。喻讒人合力組成其罪。（一六）畜我不卒　詩蓼莪：「拊我畜我……我獨不卒」等句，意爲不能終養父母也。

小青傳

佚名

小青者，虎林某生(一)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

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二)一再過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願毋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

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閨，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東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期異豔綽約自好，其天性也。

年十六歸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唼憨跳不韻，(三)婦更奇妬，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四)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五)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誡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六)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

婦或出遊，呼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謔躍，倏東倏西，姬澹然凝坐而已。

死爲鬼，爾生尙能爲人乎？」語未竟，鞭楚亂下，散髮蒙面，流血被肩，維時明月入戶，靑燈熒熒，睞蒙目嗚咽而歎曰：「命盡此矣！」令問香於故篋中取愁鹽一卷，詩詞若干首，及綠牕小寫百葉，皆幼時所畫花鳥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淚爲書，授之問香，曰：「遲明汝爲吾送易氏爹娘。」書略云：

「女不幸少逢離亂，骨肉飄依，兩地異處，況復長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殤，薄雲難壽，然從垂髫以來，溺情芸藝，散志籤圖，將謂結褵名族，執爨良家，俾慈幃二人，得慰心於白髮，竊所願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涅我素名，織彼萋計，（一五）致匹合於瑣類，終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斷，豈知有生之樂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後，鬱爲沉疾，嘗累日一粥，而見粒則嘔，薄飲不及蠡勺，悲苦之狀，不可殫陳。當夫蘭門暮掩，薄寒中人，簷雨淅瀝，燈花頻落，砧聲遠飄，譙鼓斷續，女於斯時，淒其淚零，倚枕竟夕，不知憂之何從也。及夫晝牕曉開，麗花笑暖，慧鳥爭啼，凭欄數迴，因思穉年西園隨伴，踏靑始歸，泛錦瑟於芳樓，馳紅衫於細馬，匏絲稠雜，諧笑爲讙，方之今時，邃若隔世，同是一身，何苦樂頓異，命之不猶，夫復何言。今秋負心人以窺踪失意，遷怒於女，笞楚千態，垂垂待斃，無復生理。爰令丫鬟問香，告情父母，卽夜是命盡之日，父母一來垂視，永以遐隔，繐香帳裏，豈有冷翠零膏；紅葉牕前，莫問韶顏穉齒；將見柳眼露凝，埋春化淚；蓮心風折，愣恨成絲；明月

三更，天涯草碧，還家之期，當在曉風新夢間耳！父母春秋已高，強飯自愛，無以爲念。幸收女餘骨，覆以抔土，得以脫迹人間，銷形天上。突黃槐綠，烟冷雲荒，遂畢此生矣。孟光同隱，未得其人；弄玉俱仙，徒爲虛語。獨念父母，畜我不卒，（一六）同滕之歡，邈矣難再。梅花猶在額乎？蓮花猶在足乎？鏡臺舊影，翠帷餘香，姍姍其來遲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

及晨，睞父母得書，憤駭長慟而至，則睞已縊於前軒左欐間矣，生與父母俱逃，莫曉所在。

睞父母及易氏諸親，乃棺睞於兩楹，而以問香歸，蓋睞之爲人，風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緘，慧心長結，藝能窮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於辯給，援管成牘，而揮染必本於性，故寫愉則墨以歡露，道哀則字與淚幷，蓋孝穆所謂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紈無託，紅顏非耦，才豐命嗇，生短恨長。悲哉！睞生纔二十四歲，殞後數日，忽有豪士，戟髯拳髮，紅巾綠縵，跨劍躍馬而馳，後從碧眼奴，背負血囊，至睞之門，排門直入，豪立馬柩前，掀髯大呼曰：「負心人已殺之矣！」從者下囊前傾，血模糊一髑髏，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盜亂，倩娘虜去，不知所終，人咸以爲睞寃之所雪云！

【題解】

本篇選自觚賸之吳觚中。觚賸正編八卷，分目爲吳觚燕觚秦觚粵觚；續編四卷，分目爲言觚人觚事觚物觚。此文傳一不幸

倩出中堂，適遇生於梧桐軒下，倩出牋於袖，望生而投，曰：「櫻桃徑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軒中，乃無擲車之果（八）耶？」生舒牋展視，乃絕句云云：後有「畫奴戲草」四楷書，倩曰：「畫奴是睞娘小字，紅牋是潘郎良媒也，」生攜牋而去。

後累日，新霽始涼，金風初扇，沼荷零香，庭草凄綠，睞孤坐凝眸，惘惘有思歸之意，見鬬香攜斑竹鎖絲籃，籃畫金小方奩，進，曰：「倩娘以爲娘午茶，少潤詩脾，」開奩視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盡覆奩，奩衣下文錦尺幅，繡帶雙結，密緘重重，發緘而觀，則薄赫蹏（九）也，得五十六字，云：

珠樓十二夜初長，秋恨應知怯晚妝，巫水有雲通楚佩，賈牆無夢問韓香，（一〇）錦絃舊瑟調鸚鵡，蘭酒新罏憶鷫鷞，（十一）落月斜廊無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廂。

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實，水非米而何炊。」睞以指畫者久之，作潘雌狀，懣焉起，立碎紙，而擲於地，墮鬟拂衣，遂往見倩，時倩方坐繡絪，裁鳳花細襪，忽見睞至，意必有合，移席駢坐，爲睞整髻上墜釵，睞暈臉潮紅，斂容噎氣，良久乃言，曰：『姪以穉年，背慈就外，孤跡單心，託命於姑，以姑之惠，被以綺繡，餌以珍錯，良厚矣，乃不訓之德，而假道於不令之生，傳以褻詞，姑縱不愛姪，獨不自愛乎！曩者以楮墨閒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穢意見誘，修篤有節，高柏有心，豈相浼也，陌下之金，尚不能亂桑

中之婦，（一二）而謂紅閨流葉，（一三）乃自媒於東牆宋玉（一四）哉，姪非敢斷絕雅恩，然久安於此，實敗令名，請從此辭。」欲歔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許，時舜水已成小築，睞之父母，將欲迎睞，睞適歸，驚喜，道故，睞所不悅於倩娘者，匿不告也。

先是生之父母，為生婚於王氏，自溺志於倩，遂背婚於王，王亦以生狂蕩無檢，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於睞，而不愜其願，故揚紅牋之詩，以誣睞，使聞於睞之父母，因而求娶，閱歲餘，倩以他事至睞父母家，起居外，並為睞議姻，口籌心語，未白其人，而數目睞父，睞父無忤色，因極口瀋生之才，而諱其貧，父附睞母耳密語，睞父母嘿然，相顧微嘆，遂首肯之，倩歸，即為生致六禮，睞父母擇吉，將贅生於家，而絕不以聞於睞，至宴爾之夕，銀釭斜照，黼帳高張，夜闌徹妝，流盼見此良人，則即隔夢園櫻桃花下生也，睞大號慟，絕後而甦，問香馳走，驚呼睞父母至，睞悲極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誤我！」父母再四救解，然伉儷之際，非其本情，雖勉為笑語，而眉嫵閉鎖，愁駐恨，如不勝致，居又二年，生亦構數椽別墅，挈睞以歸，生之父母窮悍極虐，素知睞之不禮生也，為盛怒以待睞，睞拜告方畢，含啼入室，意不聊生，歲辛丑，生以不給家食為硯耕之謀，復隙鏡館之鄰女，見黜於主，睞愈不禮生，生大慍睞，叱詈之聲達於庭戶，睞支頤語生曰：「薄命之薄，啣冤可知，狂童之狂，負心若此，何鬚何眉，無恥無禮，我

於離亂，煢煢飄寄，非長策也。聞女之姑在午溪東新巷，姑以艾孀守貞，（五）女可就訪合居，共爲晨昏，女裝中有古書十餘卷，售之，當得千金，父以其値稍葺故廬，而新之，女時可從父母，從容完聚耳。」父然之，爲買小舫，從一女奴，曰問香，賦詩涙別，詩曰：

「漂泊何由返故園，桃花春雨照離魂，憑將別後雙紅記，袖取東風舊涙痕；」

遂至東新巷，次於姑家。

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於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癎疕之病，走死亂軍，無子，倩故甚愛睞娘，視睞娘若子也。

倩有表之自出，（六）潘生，緖其親，與倩乃異姓之叔嫂，生故世冑，其父母以行穢見黜於族，僦倩之側舍以居，生能詩文，然無士君子行，窺倩寡處閴寂，日以事請見，眯目哆口，歙肩攝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悅。

睞之臥室，去倩之臥室可百武，在東廂小紅樓，鎖簾閉幃，旦晚不下樓級，倩之事，問香稍知之，以告睞，睞嘿不應。

倩之家有一園，名隔夢，景頗幽勝，時暮春初旬，倩娘辟諸女從，邀睞娘往游，睞辭以午繡方倦，倩

頻促之，乃啓隔步門，轉曲池上，小山左側，憩半峯亭，綠柳數樹，紅欄三折，茶以竹罏，棊以石磴，復轉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開，爛如繡屏，緣海棠行，數十武，一徑皆櫻桃花，一徑皆薔薇花，倩曰：「櫻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薔薇紅香可愛也，（七）挈睞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薔薇架下，瞥然一聲，片花亂舞，落紅滿鬢髩間，垂垂拂衫袖，有細彩流蘇，貫相思子，綴以同心鳳凰結，離花而墜，中睞左肩，睞驚愕，隔花望見一生，烏巾倩容，凝睇於睞，問香遽呼之，曰：「潘秀才從誰來耶？」倩娘曰：「潘郎從櫻桃徑來耶？郎素不識睞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視而笑，倩亦視生而笑，遂散去。睞知倩之賣己也，赬顏不懌者累日，蓋倩娘素悅於生，恥睞之獨爲君子也，故潛生於園，以俟睞之至，將市穢於睞，倩知事不可諧，於是始不慊於睞，而爲生計益深。

一日睞娘曉妝方竟，綺牕無事，偶疊紅牋作細字，集唐句成一絕云：

早是傷春夢雨天，鶯啼燕語報新年，東風不道珠簾捲，引出幽香落外邊。

蓋隱刺倩事也，書畢以玉篆獅鎮紙，忽聞樓級有點屧聲，乃倩娘至。睞拾袿速屧趨迎倩，紅牋詩猶在鎮獅下，睞急取置鏡臺鎖槅內，而尾紙半露，倩出讀之，納於杏衫左袖，遽下樓級，睞止之，不能，惋悒而已。

海濱羣盜爲寇，無異幼兒私竊兵器，戲弄池塘之側，無足重輕也。（八）九五　易乾卦之九五爻，卦辭爲「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爻有人君之象，故常以之指天子之位。（九）徯蘇　書仲虺之誥：「徯予后，后來其蘇。」徯，待也，謂待我君來，我等卽可更生矣。（一〇）衡門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橫木爲門，言淺陋也。今通常用指家門。（一一）莊廷鉞　按應作莊廷鑨。廷鑨年十九中拔萃選，旋目盲，因思史遷有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之說，遂欲著書成一家言，因購得明故相國朱文肅公（國禎）史概未刻列傳藁本，乃招賓朋羣爲增損修飾，名曰明書輯略，其中不免有指摘清朝語。書垂成，而廷鑨死。其父允城爲刻其書，列吳越名士十八人爲參校。莊氏怨家訴之官，大獄以興。其事詳翁廣平書湖州莊氏史獄及楊鳳苞記事。

（一二）美媲十二　吳騫拜經樓詩話：「厲樊榭云，查家旦角，皆以些爲名。故毛西河有『祇有柔些頻顧影，猜人不欲近闌干』之句。」

睞娘

鈕琇

睞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祖某，以閥閱(一)世宦，累貲億萬，其父某，盡散其貲，畜古名畫，環室爲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爲率，各以鏤金牌記之，其錦韜玉軸者爲最品。

睞方四五歲，性聰良，善記誦，父嘗戲擧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畫，睞卽指第幾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愛之，令其掌鏤金牌，而司畫城，呼曰畫奴，長及齒齔，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姿體絕麗，未嘗假粉脂，而浮香襲豔，盈盈欲仙，星眸流離，(二)遠黛(三)明媚，復嫣然善睞，故其母氏更「畫奴」名爲睞娘。

明甲申(四)歲，海內鼎沸，兵燹所被，諸郡縣皆陸沉，秋八月，睞與父母夜飯罷，畫楹間列繡燈，園以紫絲步障，月光掩映簾幙，睞方研墨濡穎，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將賽於隣側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未擧筆，忽聞號呶成雷，燎火四張，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睞倉卒入內閣，取畫城之錦韜玉軸者，持以出，從父母走僻巷中，潛達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載，賣珠以綴衣，傭繡以佐饌，備旅食之困。

時舜、盧室，悉爲灰燼，亂稍定，睞父將理故業，而無貲可繕，睞泫然曰：「吾家世業隆大，不幸蹈

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査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

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就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題解】

本篇選自鈕琇之觚賸。爲記述査伊璜賞識吳六奇於微時，後六奇酬報伊璜之始末。當時此事，殆已爲一般人所豔稱。然觀伊璜所著之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中，有「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按爲六奇字）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此事也」之語，力作否認，或當日以其旣貴而故爲之諱，亦未可知。然如視爲小說家言，則固無礙其爲虛構也。

【作者傳略】

鈕琇字玉樵，江蘇吳江人。生卒年均不詳，約淸聖祖康熙二十年前後（一六八一左右）在世。康熙十一年拔貢生，歷知河南項城、陝西白水等縣，兼攝沈邱、蒲城縣事，頗多治績。後爲廣東高明縣令，卒於官。旅櫬蕭然，數年後方得歸葬。高明人祀之於名宦祠。琇博雅工詩文，簡書之間，不廢筆墨。宰高明時，記明末淸初雜事，隨所到之地，錄其見聞，成觚賸八卷，又續編四卷，

幽豔悽動，頗有唐人小說之遺。又著有臨野堂集十三卷，文集十卷，詩餘二卷，及白水縣志十四卷。

【紬演】

本篇文章之雋美，固為有目所共覩。然此中故事，聚之實際，似頗有出入。如謂六奇作郵卒，乞丐，潦倒淪落至此，似身世至為艱困。不知在伊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中，稱其能詩，其長子啓晉，且登賢書。又陳殿桂之與袁堂詩集內有贈吳將軍二律，中有「素業傳家一兔毫」句，注為「將軍出身諸生，長郎孝廉。」則六奇曾入庠，子又孝廉，乃竟沉埋於郵卒乞丐中，當不致若斯也。又如清兵南下時，本篇所記，六奇似尚為平民，獻策得售，因以扶搖直上，位致通顯。不知六奇已早仕於明，納降清兵，後被編入貳臣傳中，則此段記載，亦未見眞確也。惟此事，當時海內傳為佳話。蒲松齡聊齋志異中之大力將軍，所記與本篇頗有異同。然敍吳曾受查之德惠則一，殆為傳聞異辭所致。蔣心餘之雪中人傳奇，則幾全據本篇事實而作矣。

【注釋】

（一）查孝廉　名繼佐，浙江海寧人。明崇禎癸酉舉人。書畫詩文俱工，又長於作曲，著述頗多。（二）延陵　春秋時吳公子季札居於延陵，（今江蘇武進縣治）稱延陵季子，遂為吳氏之郡望。（三）曲逆　漢高帝時陳平封曲逆侯。（四）六奇　陳平曾為高帝六出奇計，奇計頗祕，世莫能聞。見史記陳丞相世家。（五）叩門乞食　陶潛有乞食詩，中有「叩門拙言辭」句。（六）羅雉　山堂肆考：「古者烏曹氏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羅雉犢塞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為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最下。」殆為後世擲骰賭勝之類也。（七）潢池　漢書：「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此言

明年，孝廉寄居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孝廉悚然心動，熏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二)亦儀曲逆，(三)家居粵海，名曰六奇。(四)祇以早失父兄，性好摴蒱，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五)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汚。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

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躭遊羅雉，(六)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勢，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七)方今九五(八)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九)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

迎降，遠者響應，不逾月而破竹之形成矣。」一如其言行之，粵中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

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10）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張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

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鉞（一一）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置美婢十二，（一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

爲。」

雪遘

鈕琇

海寧查孝廉，(一)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玩賞。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裼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歡，觀其衣極襤褸，何以禦此歲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

【作者傳略】

馬中錫字天祿，別號東田，故城人。生年不詳，約卒於明武宗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左右）。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進士，授刑部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橫，再疏斥之，再被杖。公主侵畿內田，勘還之民。武宗時，以忤瑾罷歸。劉瑾誅，起撫大同，旋擢右都御史，奉命討劉六，中錫不習兵法，因議招撫，言者劾其縱賊，遂被逮死獄中。中錫所作詩文，有東田漫稿六卷（四庫總目），別集十五卷。

【紬演】

本篇爲富於意味之寓言小說，與一般之傳奇小說稍異其趣。其傳說，爲流行於印度朝鮮等各民族間之「忘恩獸」一型故事之一。鄭振鐸在痀僂集中山狼故事之變異一文中，曾作詳細之敘述，可以參考。明人根據此傳而改作戲曲者，有王九思之中山狼院本，及康海因憾李夢陽於彼落職不爲營救而作之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中錫爲康王座師，淵源固有自也。

本篇描寫技術，殊爲優勝。文筆熟鍊，敘事眞切。其中老杏老牸之答語，雖似抒發牢騷，實則異常詼諧。狀墨者東郭先生孺人之仁，亦殊饒風趣。

【注釋】

（一）趙簡子，春秋晉卿，名鞅。（二）中山　春秋鮮虞國地，戰國時爲中山國，後爲魏所滅，即今直隸定縣。（三）虞人　古

掌山澤之官。（四）烏號 淮南原道：「扞烏號之弓。」注：烏號，桑柘也。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故名。（五）肅愼 古國名，肅愼氏貢楛矢。左昭九年傳：肅愼燕亳，吾北土也。約當今東三省地。（六）墨者 信奉墨翟之學之黨徒。（七）毛寶放龜 晉書本傳：「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八）隨侯獲珠 淮南子：「隨侯之珠。」注：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九）脫穎而出 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偕往楚，謂「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事見史記平原君列傳。（一〇）跋胡疐尾 詩狼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注：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跆其尾，進退有難，然不失其猛。（一一）多歧亡羊 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衆也？」鄰人曰：「多歧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以返也。」」（一二）守株緣木 守株，卽韓非子中之守株待兎；緣木，卽孟子中之緣木求魚，言不可必得也。（一三）摩頂放踵 孟子：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注：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一四）三老 古天子養老，設三老五更，以父兄之禮養之。（一五）酸風射眸 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東關酸風射眸子。」謂眸子中充滿悲酸也。（一六）斯文 論語：「天之將喪斯文也。」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後遂稱儒者爲斯文。（一七）羿亦有罪 羿，夏時有窮之君。孟子離婁：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

我而實我亦自諒，可得帷席之敝，如馬狗也往年家儲無儋石；今麥收多十斛矣往年窮居無顧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塵厄羂，涸脣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醞黍稷，據尊罍，驕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侶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學；今侍兔園，戴笠子，腰圜帶，衣寬博矣一絲一粟，皆我力也顧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風射眸（一五）寒日弔影，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攣而不可舉皮毛具亡，瘡痍未瘥老農之妻，妬且悍，朝夕進說曰：『牛之一身，無廢物也肉可脯，皮可鞟，骨角且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之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硎以待』跡是觀之，是將不利於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無情，乃若是，行將蒙禍汝何德於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

遙望老子杖藜而來，鬚眉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辭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虞人所窘，求救於我我實生之今反欲咥我，力求不免，我又當死之，欲少延於片時，誓定是於三老初逢老杏，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強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豈天之未喪斯文（一六）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謂受人恩而

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又謂虎狼之父子。今汝背恩如是，則并父子亦無矣。」乃厲聲曰：「狼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請愬之，願丈人垂聽。初，先生救我時，束縛我足，閉我囊中，壓以詩書，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可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如是，羿亦有罪（一七）焉。」先生不平，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以執信也。試再囊之，吾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信足先生。先生復縛置囊中，肩舉驢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謂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從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於彼計則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類乎？仁陷於愚，固君子之所不與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題解】

中山狼傳見於古今說海及宋人小說百種者，題宋謝良撰。本篇則作馬中錫撰。惟與謝本相較，文字頗有異同，較爲整鍊，疑係馬氏改竄本爲之。鄭振鐸謂：「馬中錫的中山狼傳，是一篇很有趣的寓言，敍寫的手段也不壞，在此時是不易得的作品」。

（見中國短篇小說集第二集序言）

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跽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發狼蹤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然嘗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一一）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馴也，尙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一二）乎？況田獵，虞人之所事也，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獨不知夫狼乎？性貪而狠，黨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而效微勞，又肯諱之而不言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

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遠，而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縛，拔矢我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餒甚，餒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與其飢死道路，爲羣獸食，毋寧斃於虞人，以俎豆於貴家。先生既墨者，摩頂放踵（一三）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軀啖我，而全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驢後，便旋而走。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先生亦極力拒。彼此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曰：「吾非固欲負汝，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游移。先生竊念：「天色向晚，狼復羣至，吾死矣夫！」因紿狼曰：「民俗事疑，必詢三老。（一四）第行矣，求三

老而問之。苟謂我可食卽食，不可則已。」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人行。狼饞甚，望老木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問曰：「若然，狼當食邪？」木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時，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於今二十年矣。老圃食我，老圃之妻食我，外至賓客，下至於僕，皆食我。又復鬻實於市，以規利。我其有功於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斂華就實，賈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德於狼，乃覬免乎？是固當食汝。」言下，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見逼耶？」復與偕行。

狼愈急，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嚮者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禽獸耳，更何問爲？」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咥汝。」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始末以問。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謬矣。老牸繭栗少年時，精力頗健，老農賣一刀以易我，使我貳羣牛，事南畝。既壯，羣牛日以老憊，凡事我都任之。彼將馳驅，我伏田車，擇便途以急奔趨；彼將躬耕，我脫輻衡，走郊坰以闢榛荊。老農親我，猶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而輸，倉庾仰

意也。

中山狼傳

馬中錫

趙簡子（一）大獵於中山，（二）虞人（三）道前，鷹犬羅後，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垂手登車，援烏號（四）之弓，挾肅愼（五）之矢，一發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足音鳴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馬。

時墨者（六）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望塵驚悸。狼奄至，引首顧曰：「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昔毛寶放龜（七）而得渡，隨侯救蛇（八）而獲珠，龜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苟延殘喘乎？異時倘得脫穎而出，（九）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權貴，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終當有以活汝。脫有禍，固所不辭也。」乃出圖書，空囊橐，徐徐焉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恐疐尾，（10）三納之而未克。徘徊容與，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先生果將揖遜救焚溺，而鳴鸞避寇盜邪？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四足，引繩而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內狼於囊口，肩擧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劍斬轅

伏臘不充，故廬僅足蔽風雨。禎所著詩編爲運甓漫稿七卷（四庫總目），淸新華瞻，音節自然。亦工詞曲，有僑庵詩餘二卷，僑庵小令一卷（曲錄），並行於世。剪燈餘話，係仿瞿佑剪燈新話而作者。

【紬演】

本傳結構，頗着意於題材支配之平衡，尚無牽強不自然之處，足見作者慘淡經營之苦心。如姻事未諧時，前有穿珠匠婦之說親；及遭難被虜時，後有巫媼之解圍，一也。篇首鸞致穎之書，係表達未結合前情愛之深摯，篇中鸞致穎之書，爲揭示已離散後意志之貞堅，二也。前半之蘭房謔詠，爲生活美滿時遣情之作；末段之悲笳四拍，爲境遇惡劣時言志之辭，三也。至故事以悲劇結束，雖爲欲達其教訓之目的，然不落常套，亦自可取。鄭振鐸中國短篇小說集第二集序言中謂「李禎的鸞鸞傳，結局能超脫於尋常的團圓之定則，尚可讀之不至生厭。」詞藻豐瞻，而須描寫處轉似未能得力，較之唐人小說，確有上下床之別矣。

【注釋】

（一）服闋　喪服期滿也。（二）內則　禮記篇名，中述婦女應遵之禮法者。（三）舉案齊眉　後漢書：「梁鴻與妻隱居霸陵山中，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言夫婦之有禮也。案爲古椀字。（四）傾城　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後「傾國傾城」，遂以指美人之容貌。（五）蔡琰　琰爲後漢末文學家蔡邕之女，字文姬，擅長文學音樂，遭亂爲匈奴所虜，後曹操以金璧贖歸。（六）淑貞　朱淑貞，宋海寧人。生卒年不詳，南

宋初尚在世。善讀書，嫁爲市井婦，抑鬱不得志，所作詩詞多幽憤之言，著有斷腸集二卷，斷腸詞一卷。（七）桓君鹿車　桓少君爲鮑宣之妻。嫁時資賄甚盛，宣不悅。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事見後漢書鮑宣妻傳。鹿車，窄小之車也。（八）秦娥鳳管　見鶯鶯傳蕭史注中。（九）吳絳仙　隋煬帝殿脚女，嫁爲玉工萬羣妻，有寵於煬帝，號爲崆峒夫人。帝嘗賜以合歡水果，絳仙以紅箋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一〇）曹文姬　唐長安妓，姿豔絕倫，尤工翰墨，號曰書仙。（一一）菱花　指鏡也。趙飛燕外傳：「婕妤上七尺菱花鏡一奩。」（一二）樊素　唐妓名，善歌。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一三）檀郎　潘安小字檀奴，後人因目曰檀郎，爲女子稱其所歡之詞。（一四）至正戊戌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一五）女冠院　女冠，女道士也。女冠院，即爲尼庵。（一六）陽臺雲　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一七）間關　狀道路艱澀難行貌。（一八）悲笳四拍　蔡琰爲匈奴虜去後，相傳作胡笳十八拍。鸞之境遇略似蔡琰，作悲笳四拍，殆亦有比擬之意。（一九）冀缺　晉郤缺耨於冀，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臼季使過冀見之，與之歸，言之文公，用爲下軍大夫，與之冀爲采邑，因以爲氏稱冀缺。（二〇）龐公　即龐德公，後漢襄陽人，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市。劉表在荊州，延請不屈，乃就候之。德公耕隴上，妻耘於前，相敬如賓。（二一）王霸　後漢王霸少立清節，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爲尚書，稱名不稱臣。後以病歸，連徵不起。其妻亦美志行，與共隱遯。霸及其妻後漢書中均有傳。（二二）琵琶別抱　指婦人再嫁之意。殆用白居易琵琶行中「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鐙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等句

右一拍

蜂蟻屯聚兮豺虎嗥，心毒狠兮體腥臊。烟塵澒洞兮人竄逃，塞沙暴骨兮沒蓬蒿。亡家遇亂兮傷吾曹，義重命輕兮如鴻毛。誓捐此生兮期不汙，仰天俯地兮獨煩勞。

右二拍

爽賢俊兮逐兇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居。貪淫是樂兮殺戮是娛。所在剽掠兮所過爲墟。發塚墓兮焚毀室廬，閨門孱弱兮被虜驅。舍生取義兮捐微軀，誰云女婦兮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處坐處兮思念我鄉曲，地角天涯兮不見我骨肉。姑亡舅歿兮家傾覆，逃竄苟活兮被驅逐。伉儷離背兮何時復，幸茲陋軀兮免汚辱。誰爲義士兮揮金玉，歌行路兮妾身贖！

右四拍

穎鶯既復合，乃相與謀曰：「世方離亂，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團圓，而前途向去，端未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壑中，少避氛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後，同甘共苦，相敬如賓。冀缺（一九）梁鴻龐公（二〇）王霸，（二一）亦未可以優劣論也。鄉閭遠近，頗化其風。一日，穎出

城負米，遇賊獲之曰：「聞公名久矣，當送田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瞋目大罵曰：「斫頭賊，吾豈從汝反哉！」賊怒，殺之道上。鄰舍奔告鸞，鸞走哭，負其尸而歸，親舐其血而手殮之，積薪焚穎。餘既燼，鸞亦投火中死焉。見者驚駭，爲之竦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滅，隣里拾其遺骸葬之，伐石表其塚曰「雙節之墓。」

君子曰：「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熟矣。一旦臨利害，遇患難，鮮能允蹈之者。鸞幽乃能亂離中全節不汚。卒之夫死於忠，妻死於義。惟其讀書達禮，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泯。世之抱琵琶過別船（二二）者，聞鸞之風，其眞可愧哉！」

【題解】

本篇出李禎剪燈餘話卷二。餘話共五卷，凡二十二篇。內容多誌怪異，惟主旨所在，則爲勸懲，教訓色彩頗爲濃厚。故本篇故事之主人公雖經悲歡離合之曲折，而結局則在崇獎節義，末段論斷，足爲明證。

【作者傳略】

李禎字昌期，廬陵人。生於明太祖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卒於景帝景泰三年（一四五三），年七十七歲。禎於成祖永樂二年第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辟審疑事，人多就質。歷廣西湖南左布政使，並有惠政。致仕二十餘年，屏跡不入公府，

明年，致正戊戌，（一四）田豐破東平，穎與鸞相失，莫知所在。已而毛貴復陷東昌，留偽將俞左丞者鎮守。俞頗知道理，凡所掠男女，出榜召人識認給還。穎聞之，意鸞或者在彼。衝冒白刃中而未得。正憂窘間，有指女冠院（一五）語之曰：「曷不於此訪求乎？」穎如言去，果見婦女十餘人，纍然監繫。穎問鸞姓名存歿，一婦答云：「數月前喚去，不在此。蓋賢婦人也，可惜可惜！」又問：「娘子何以悉之？」曰：「妾亦良家，與趙氏處者五閱月。其他人家宅眷，皆汙辱於寇，輒得放還。獨吾與趙氏及在此數人，誓死不辱，故被囚禁，何時復得見天日也。」言訖，淚下如雨。穎亦灑泣，低聲語婦云：「趙氏，余妻也。不知今在何處？」婦曰：「聞有周萬戶者領去，莫測所之。但臨行時，知君必來相覓，留書託我，俾以授君。」卽於衣領中取付穎，使急持去。蓋恐監者知覺，必遭箠罵。穎開而讀之，果妻手筆也。書云：

妾鸞爰從出適，忽値兇徒。顚沛流離，艱難痛苦，殘骸餘喘，與死爲鄰。備歷危疑，幸存貞節。皇天后土，實所鑒臨。將殞滅微軀，則自經溝瀆；將混同末俗，則褻慢綱常。是以毀壞形容，偷存視息。雖落花無主，蹔爾隨風；而畜犬喪家，終然戀主。愴惶四顧，憔悴半生。肢體苟完，心膽俱喪。每遇窮簷夜雨，古道秋風，但有凝望眼穿，憶歸腸斷。壁燈半滅，淚盡眼枯，戰鼓爭喧，魂飛魄散。已分膏塗野草，血染沙泥。寧飼肉於烏鳶，肯委身於狗彘！效投崖之烈女，慕斷臂之貞妻。詎意復被播遷。忽聞消耗，知君無恙，

贖妻有期。敢遽捐生，遂更忍死。妾卽今見有濟南周其姓，萬戶其官，緣係漢人，若差良善。君得書之後，速備金帛來贖，不宜遷延稽緩。恐一時調撥，則轉移他處矣。百年伉儷，一旦分張，覆水再收，拳拳盼望。所宜深慮，早致良圖，毋俾妾爲陽臺不歸之雲（一六）也。伏楮悽斷，不知所云。」

潁得書，則又間關（一七）跋涉，達於彼中。萬戶擁重兵，赫然聲勢，未敢輕進。投其鄰而安焉。越數日，緝知鸞之在也，而無由以通消息。乃日伺於門，見一巫嫗往來頻數，意必府中之親信人也。候嫗出，潛隨至家，奉銀一錠爲壽，而以情告焉。嫗曰：「將軍夫人妬忌，所虜婦女，皆處於別室，除洗浣衣裳，炊造飲食之外，不容輒出。近亦有給還其親屬者。令妻若有，吾當爲玉成。」次日，嫗詣第潛問，果得鸞而私報焉。鸞密出一緘付嫗，嫗持出以授潁，題曰悲笳四拍（一八）。讀之流涕。乃就懇嫗請於夫人贖鸞。夫人曰：「吾無所用，況其夫在，何忍留之！當卽遣還。」潁乃奉珍珠耳璫，黃金全排釵各一事於夫人。夫人卽呼鸞使潁領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謝而出。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元運衰。夫與妻兮忽仳離，父與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烟四起兮沸鼓鼙，鋒鏑成林兮蠹旌旗。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禮義滅亡兮法度隳。身流落兮天一涯，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無窮期。

心事，諒必無嫌。更其家温裕，大勝曩時。如穎少年，豈終困者。有壻若此，何忍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

媽媽復密勸於鸞曰：「穎之慕爾，若大旱之望雲霓。今尊君既許，好事即諧。然既遇知音，爾不可無一語以答其深意。第恐他日相從，悔之遲矣。」鸞甚然之，而難於啓口，乃作書附媽媽曰：「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處中閨；執枲治絲，謹循內則。（二）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案而齊眉。（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冰爲神而玉爲骨，蝤如領而手如荑。正及芳年，遴選佳壻；詎期薄命，竟配下流。遂以辜其出衆之才，屈其傾城（四）之貌。斂茲怨悔，寓厥詩詞。對月白之宵，遇風淸之旦，強與歡，強與笑，鸞作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鷄隨野鶩。孰料庸才短折，孱質孤嫠，土木形骸，惡況塹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幽悰尙鬱於尊前。徒懷蔡琰（五）之悲，永抱淑貞（六）之恨。已甘棄置，過辱聘求。蓋以申前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之鹿車，（七）吹秦娥之鳳管。（八）願畢志以偕老，冀投身以相從。未侍光儀，先申愚悃，惟高明其諒之。」

媽媽還賀曰：「可諧矣，請以百金爲賞。」穎曰：「若余事濟，百金豈敢悋惜。」乃出鸞簡付穎。穎讀而雀躍曰：「眞所謂窈窕淑女，吾其可不以琴瑟友之乎？」卽卜日納聘而續其絃焉。

御輪之夕，鸞乃私語於妾曰：「妾雖孀婦，然尙處子，君不可不知。」穎愕然曰：「何謂也？」鸞曰：

「昔繆生有疾，不能近婦人。雖與爲夫婦，將四月而無人道，卒以喪身。然此事獨吾母知之，他人不知也。」穎未信，鸞請驗之，而果不謬。旣歸之後，孝敬奉於舅姑，雍和友於娣姒，遇婢僕以恩惠爲先，相夫子以勤儉爲本。鄉鄰之貧乏者，則隨力相周；親戚之往還者，則以禮相待。由是內外交譽，稱道其賢。暇則與穎玩繹詩騷，吟詠情性，若吳絳仙（九）之容華，曹文姬（一〇）之藻思，不屑論也。穎中表兄弟有自都下回者，錄得貢學士蘭房謔詠六題，曰雲鬟，檀口，柳眉，酥乳，纖指，香鉤，凡六首。穎借歸與鸞觀之，將效其體製，而構思未就。鸞輒先賦曰：

擾擾香雲溼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　雲鬟

彎彎柳葉愁邊蹙，湛湛菱花（一一）照畫顰。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　柳眉

銜杯微動櫻桃顆，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一二）笑，瓠犀顆顆綴榴房。　檀口

粉香汗溼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一三）捫弄處，露華涼沁紫蒲萄。　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　纖指

春雲薄薄輕籠筍，晚月娟娟巧露錐。簇蝶裙長何處見，秋千架上下來時。　香鉤

寫以呈穎。穎服其敏妙，爲之閣筆。

【紬演】

魯迅小說史略謂：「剪燈新話文題意境，並撫唐人，而文筆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飾閨情，拈綴豔語，故特爲時流所許，彷效者紛起，至於禁止，其風始衰。」可見瞿佑之傳奇小說，在明代亦殊有風靡文壇之魔力焉。惟其模擬唐人，雖頗有工力，但亦間有並字句勦襲之處，實爲一類。本篇有數語，竟全從會眞記及霍小玉傳中襲取者，斯亦未能擺脫唐人小說之一證歟。

本篇事殊誕妄不經，然文實華贍可觀。與娘魂隨崔生遠遁一節，似暗襲元曲倩女離魂之內容，而稍加變通者。

【注釋】

（一）大德　元成宗年號（一二九七——一三〇七。）　（二）頩爾　頩，方言：「頩怒，色青貌。」文選宋玉賦：「頩薄怒以自持兮，」頩爾，怒貌。　（三）卓氏之逃　指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事。　（四）新穀舊穀二句　見論語陽貨，謂已周一歲也。

（五）歸寧　詩：「歸寧父母，」女子旣嫁，歸問父母之安否曰歸寧。　（六）偕老　詩：「執子之手，與之偕老。」言夫婦之情，期相偕以至於老也。　（七）于飛　詩：「鳳凰于飛，」喻夫婦之和合也。

鸞鸞傳

李禎

趙鸞鸞字文鷯，東平趙舉女也。幼時，家人以香屑雜飲食中啖之，長而體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剪製刺繡之事。父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穎，而鸞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穎家坐事，日就零替。鸞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村樸，目不知書。鸞旣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草奇葩，輒對之掩鏡悲吟，閉目愁坐。景之接於目，事之感於心，一寓於詩，積而成帙，名曰破琴藁。旣三月而繆死，鸞回父母家。

次年冬，穎亦喪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穎必欲成其姻。蓋聞鸞之賢而悅鸞之貌也。乃廉得穿珠匠婦王媽媽者，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媽求勸親焉。兼使私問於鸞，以覘其意。媽媽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老身久懷一事，屢欲奉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君夫婦尊意若何？」舉曰：「何事？」媽媽曰：「賢女孀居，服將闋（一）矣。薄聞柳氏復舉前盟，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算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爲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穎亦喪婦，殆出前定，似非偶然。況穎學問文才，視昔繆生百倍，不可同年。而鸞鸞

幸勿望怪」生拜伏於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遽出此言？願賜開陳，釋我疑慮」生乃作而言曰：「曩者房幃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罪，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遷延歲月，音容久阻，書問莫傳，情雖篤於夫妻，恩敢忘於父母。今則謹攜令愛，同此歸寧，(五)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始得終能偕老，(六)永隨于飛(七)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宜家之樂，是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臥病在牀，今及一歲，饘粥不進，轉側需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辭而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於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不信，然且令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責其妖妄，生於袖出金鳳釵而進。防禦見，始大驚曰，「此吾亡女興娘殉葬之物也，胡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欻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無他，以愛妹慶娘，續其婚耳。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除，不用妾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詞舉止則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牋奏。妾以世祿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即斂容拜謝，又與崔生執手歔欷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作嬌客，慎毋以

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於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甦。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以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遂涓吉續崔生之婚。

生感興娘之情，以釵貨於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幣，齎詣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之。復見夢於生曰：「蒙君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從此遂絕。嗚呼異哉！

【題解】

本篇載瞿佑之剪燈新話第一卷。爲敍寫男女戀情之作。情愛苟深，人鬼幽明，胥不足以限制之；雖事蹟詭異，不近情理，亦在所不顧也。以金鳳釵作全篇穿插之線索，亦見選擇題材頗具匠心之一斑。

【作者傳略】

瞿佑字宗吉，自號存齋，錢唐人。生於元順帝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卒於明宣宗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年八十七歲。少時以和凌雲翰梅雪爭春詞得名。又嘗作賦鞋杯詞，呈楊維楨。洪武中以薦歷宜陽訓導，臨安教諭。永樂間官周王府長史，以詩禍編管保安。洪熙元年（一四二九）放還，復原職。佑學博才贍，著有存齋詩集，樂府遺音，春秋貫珠，閱史管見，餘清詞，歸田詩話，剪燈新話，剪燈餘話等書。剪燈新話全四卷，每卷爲小說四篇，尚有附錄一篇，成於明洪武十一年。

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

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歿，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興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淸明。防禦以女新歿之故，舉家上塚。興娘有妹曰慶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歸，天已瞑黑。生於門左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似有物墜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也。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闔，不可得而入矣。遂還小齋，明燭獨坐。自念婚事不成，隻身孤苦，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歎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聲，問之不答。斯須，復扣。如是者三度。起視之，一美姝立於門外，見戶開，遽搴裙而入。生大驚，女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即興娘之妹慶娘也。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於再三。女忽赬爾(二)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將訴之於父，訟汝於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

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

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跡深村，或藏迹異郡，庶得優遊偕老，不致暌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為業。今往從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於村氓，果有金榮者，家甚殷富，現為本村保正。生大喜，直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設位而哭其主，捧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

生處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為卓氏之逃，(三)蓋出於不獲已也。今則舊穀既沒，新穀既登，(四)歲月如流，已及朞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而再見，必不我罪。況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覘之，妾艤舟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授之，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

生至門，防禦聞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顧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

【紬演】

本傳於曲折之故事中，並以聯語詩詞函札等加以錯綜而組成之，殊煞費經營。其中意哥經丁婉卿之計誘，淪入娼家一段，體會事實至爲眞切。意哥被棄後所致張生函札，文彩亦可觀，似不能以蕪劣而抹殺一切也。至其結構，魯迅以爲「殆竊取鶯鶯傳霍小玉傳等爲前半，而以團圓結之」實則團圓一節，亦兼取李娃傳末段之意，蹈襲之跡，固甚明顯也。

【注釋】

(一)英州　唐置羈縻州。當在今雲南舊楚雄府境。 (二)荑手　詩碩人：「手如柔荑。」荑音啼，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 (三)宮腰搦搦　宮腰，當係指細腰。用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事意。搦搦，應作嫋嫋，細弱也。 (四)岳麓　山名，隔湘江與長沙相對。

傳奇小說集卷五

金鳳釵記

瞿佑

大德（一）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鄰，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

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闈，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我故人矣。況成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斂，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髻而殯焉。

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殯之

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懷。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悵。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音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李住滿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當唾其面而非之。」張慚俛久之，召客飲於肆，云：「吾乃張生，子責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生也。」久乃散。

張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瀟灑，庭宇清肅。張固已惻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浼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

「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妁，為行吉禮，然後口敢聞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采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為命婦。夫婦偕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

【題解】

本篇出宋劉斧青瑣高議別集卷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意歌，文中作意哥，未知孰是。唐有譚意哥，蓋薛濤李冶之流，辛文房唐才子傳曾舉其名，然無事迹。」秦醇或採取其名，而另構事迹以實之。意歌或即係唐之譚意哥，因其身分與薛濤李冶輩相稱也。

【作者傳略】

秦醇字子復（一作子履），亳州譙人。生平未詳。所作傳奇小說，因被收於劉斧之青瑣高議中，故可推知為北宋人。青瑣高議中所收，除本篇外，尚有趙飛燕別傳，驪山記，溫泉記三篇。魯迅評謂：「其文頗欲規撫唐人，然辭意皆蕪劣，惟偶見一二好語，點綴其間；又大抵託之古事，不敢及近，則仍由士習拘謹之所致矣。」（見中國小說史略）秦所作，雖才力弱未足與唐人抗顏行，然為宋傳奇小說著名作家，則無可疑也。

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零。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非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摩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禿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口茲稠疊。上浼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已。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闋，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攄情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　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翠

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驕馬，禊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顰蛾。　正消黯無言，自感凭高遠意，空寄煙波。從來美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向新來寬却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為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悰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為物議之非，更朞月，親已約孫貴殿丞女為姻，定問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已，終不敢為記報意。踰歲，意方知，為書云：

意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口。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遽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有義則企，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於微弱。盟顧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尚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穫，臥漏復毳，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

纖纖，宮腰搦搦，（三）獨步於一時。車馬輧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

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幕侵天。」公大喜。

意疾既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于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頻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棗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噏然稱賞。

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四）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我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靑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

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迤邐望江外湘渚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携雙魚入修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贊美久之。

他日，又從公軒遊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詩，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眞仙去後已千載，此構危亭四望賒。靈跡幾迷三島路，凭高空想五雲車。清猿嘯月千巖曉，古木吟風一徑斜。鶴駕何時還古里，江城應少舊人家。」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哥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

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壻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帳垂絲，清風射牖，疎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才識相逢方得意，風流相遇事尤佳。牡丹移入仙都去，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況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慟，乃捨去。

琅琊郡王，尋改封於趙，初鎮關中，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與嬖人孫秀潛謀害太子，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幽惠帝於金墉，僭即帝位。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斬秀，惠帝復位，賜倫死。（一一）歸州　即今湖北秭歸縣。（一二）昭君村　在今湖北興山縣。杜詩：「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三）周秦行記　案周秦行記，太平廣記及顧氏文房，雖皆題牛僧孺撰，實則爲李德裕客韋瓘撰以誣僧孺者，此說見宋張洎賈氏談錄，及陳振孫郡齋讀書志。（一四）沈殺客商　晉書本傳：「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一五）王愷鴆鳥　晉書本傳：「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一六）石勒　本羯種，初從劉淵，晉太興中叛前趙稱王，旋殺劉曜稱帝，國號後趙，盡有冀、幷、幽、司、豫、兗、青、徐、雍、秦十州之地，在五胡十六國中爲最強，在位六年（三二八——三三三）。（一七）喬知之　唐馮翊人，有俊才，武后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一八）武承嗣　武后時，官至左相。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先世，立宗廟，使人上書請立己爲皇太子，不得志，怏怏死。（一九）庾肩吾　新野人，晉簡文帝時，爲度支尚書。侯景破會稽，購得肩吾，將殺之，以能詩得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封武康縣公，卒。

譚意歌傳

秦醇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一)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

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貺文，遺頗稠疊。文告婉卿曰：「文廛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深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吾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飢。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意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賤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

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齡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慟。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珠翠飾其首，輕煖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荑手(二)

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懍懍，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也。

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梟夷之立見乎！

【題解】

本篇見琳瑯祕室叢書。記一婢妾因感主恩而奮不顧身墮樓自殺事。此傳旨趣所在，篇末「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數語，已可櫽括無遺。魯迅謂「蒼萃稗史成文，參以輿地志語；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之積習如是也。」

【作者傳略】

樂史字子正，撫州宜黃人。生於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公元九三〇），卒於宋眞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自南唐入宋爲著

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獻金明池賦，召爲三館編修。太宗雍熙三年（九八六）累獻所著書共四百二十餘卷，皆記叙科第孝弟神仙之事者，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出知舒州黃州商州等處，復職後再入文館，掌西京勘磨司，賜金紫。事詳宋史樂黃目傳首。史又長於地理，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徵引羣書至百餘種，而時雜以小說家言。傳奇小說，除本篇外，尙有楊太眞外傳。

【紬演】

本篇頗着意於山水之考證，史實之徵引，蓋緣樂史嗜好在此等方面之鑽研，故於小說本無庸以此爭勝者，亦不覺其技癢耳。惟綴錄故實，不加節制，繁蕪之病因之而生。此傳文筆明潔，結構似嫌散漫，亦緣牽引較繁，不能割愛故也。魯迅稗邊小綴云：「史撰傳奇如綠珠，太眞傳，不免專拾舊文，如語林，世說新語，晉書，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長恨傳，酉陽雜俎，安祿山事迹等，稍加排比，且常拳拳於山水也。」

【注釋】

（一）博白縣　唐置，即今廣西博白縣。（二）武德　唐高祖年號，公元六一八——六二六。（三）蕭銑　隋唐之際，僭稱皇帝，都江陵，國號梁，建元鳳鳴，計五年（六一七——六二一）。唐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與李靖率兵討平之。（四）金谷澗在河南洛陽　西北。谷中有水自新安洛陽東南流經此谷，又東南入於瀍河，古時入穀水，水經注謂之金水。（五）園館石崇金谷詩序：余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中，清泉茂樹衆果竹柏等物備具，又有水碓魚池。（六）穹廬　胡人之氈帳也。（七）閼氏　匈奴王后號也。（八）殊類　異類也。（九）屏營　猶徬徨也。（一〇）趙王倫　司馬懿第九子，武帝受禪，封

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

牛僧孺周秦行記（一三）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眞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鬟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衞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

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嘗刺荊州，劫奪遠使，沈殺客商，（一四）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鴆鳥，（一五）共爲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

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一六）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一七）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一八）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敍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閽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閽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

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

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一九）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

綠珠傳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一）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二）初，削平蕭銑，（三）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寳，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眞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四）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置園館。（五）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涙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六）加我閼（於連切）氏（音支）（七）名。殊類（八）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

立以屏營(九)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

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縈金為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

趙王倫(一〇)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正城之東。

綠珠有弟子宋褘，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

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一一)有昭君灘，昭君村，(一二)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為名。

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

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為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錄此，藉證徽宗冶遊之為事實，或亦詞壇富有風味之掌故也。

【注釋】

(一)襁褓　嬰兒所裹之衣被。　(二)蔡京章惇王黼　蔡京，仙遊人，字元長，熙寧進士。紹聖初，權戶部尚書，助章惇定雇役法，徽宗時，因童貫以進，累遷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浦城人，字子厚，性豪雋，善屬文。王安石悅其才，用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哲宗初，知樞密院事。劉摯蘇軾交章擊之，黜知汝州。高太后崩，起為左僕射，引其黨蔡卞蔡京等盡復熙豐之政，力排元祐黨人。王黼，字時明，多智善佞。蔡京復相，黼與有力。京德之，除左諫議大夫，欽宗即位，誅死。　(三)童貫朱勔　童貫，開封人，字廷

輔。性巧媚，給事宮掖，善擇人主微旨。徽宗時，以供奉官主金局，蔡京進用，貫實引之。旋以平方臘功，進太師，轉廣臨郡王。金兵南侵，貫以河北宣撫奔入都，遂謫竄英州，未至，詔數其十大罪，誅之。朱勔，南安人。諂事蔡京，擢至防禦使。徽宗垂意花石，勔計置搜集東南珍異以進，號爲花石綱，至爲擾民。豪奪漁取，流毒州郡者二十年。（四）宮　古五刑之一，男子去勢也。（五）隴西　李氏族望爲隴西，故以隴西稱李氏。（六）縹緗　卽縹帙緗帙之謂也。古人書卷皆以帛爲之，色或淺黃，或靑白，故卽以之稱卷。（七）隱几　憑几也。（八）強項　剛直不屈之意。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光武使小黃門持宣，使謝主，宣兩手據地，不肯俯，帝敕曰：強項令出。」（九）藏鬮雙陸　藏鬮，行鬮進酒之法。雙陸，古博具之一種，今不傳。（一〇）佼佼　美好貌。後漢書：「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矣。」

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

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

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

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嬉嬉，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

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

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闥懶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

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汍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一〇）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題解】

本篇出琳瑯祕室叢書。讀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秘册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者。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册，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賤，不得與墜崖斷臂之儔爭輝彤史也。』本篇為南宋人作，作者姓氏無可稽考。宋徽宗與李師師故事，為當時民間所盛傳，水滸中亦曾敘及師師事。

【紬演】

宋徽宗具有極高之藝術天才，詩文書畫以及長短句，無一不妙造精微；然短於政治，昧於知人，如蔡京朱勔等奸邪之小人，均擢登高位，秉持國鈞，其結果自不可問聞。且性好奢侈，窮極土木，復嗜冶遊，累作微行。本篇所記，殆非嚮壁虛造者。閱讀時應着意於此國家隆替治亂之根源，而求索其解答，則此文作意所在，自可思過其半矣。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道君（按即徽宗）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

次年正月，帝遣廸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黦，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

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顫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

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尚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懌，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

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苡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鶿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餢飳寒具銀餤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

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頷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

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即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咮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剡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

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為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為之屏迹矣。

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鬮雙陸（九）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簟，鱗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鉤。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璣琲一篋，毳錦數端，鷺毛繒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宮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麩金

隴西(五)氏色藝雙絕。帝心豔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氎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

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鎭安坊。——鎭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迎出，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

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棐几臨窗，縹緗(六)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

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雞酢，魚膾羊臛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每進一餐，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師終未出見。

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湢室中。

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

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搴帷而入，一燈熒熒，而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

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愎，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

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七）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糕，餺飥諸點品。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即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

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八）可令御史裏行。」

已而長安人言籍籍，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

令中黃門諸官，皆宦者任之，世因稱宦者爲黃門。（八）長門賦　漢武陳皇后失寵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乃厚賂司馬相如令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九）廋詞　隱語也。（一〇）嬌波　波即秋波，指女子之目，清如秋水。嬌波，女子嬌美之眼色。（一一）蒙塵　天子出走曰蒙塵，謂蒙受風塵也。

李師師外傳

佚名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

在襁褓。(一)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眞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

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

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二)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靑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三)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

內狎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四)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

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眞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直，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一〇）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矇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一一）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旁。』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裀，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題解】

本篇出說郛三十八，亦見於顧元慶文房小說，取以相校。說郛所錄似較長。二本皆不言撰作者姓名，唐人說薈取之，題唐曹鄴作，蓋爲明人所妄增。魯迅稗邊小綴有云：『梅妃傳……後有無名氏跋，言「得於萬卷朱遵度家，大中（按即大中祥符，宋

眞宗年號）二年七月所書。」又云「惟葉少蘊與予得之。」案朱遵度好讀書，人目爲「朱萬卷。」子昂，稱「小萬卷，」由周入宋，以爲衡州錄事參軍，累仕至水部郎中，景德（按亦宋眞宗年號）四年卒，年八十三。宋史（四三九）文苑有傳。少蘊則葉夢得之字，夢得爲紹聖（按爲宋哲宗年號）四年進士，高宗時終於知福州，是南北宋間人。年代遠不相及，何從同得朱遵度家書？蓋并跋亦僞，非眞識石林者之所作也。」但文爲北宋人所作，則無疑義。梅妃實無其人，蓋作者見當時圖畫有把梅美人號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時人，因造此傳，故事雖爲子虛烏有一流，但情趣尙佳勝。

【紬演】

以長恨傳與本篇相較，顯見前者濃郁之情緒，悲壯之神態，已不復存在於後者，時代遷移，文學之內涵與外形亦隨之而有變易，此固極自然之事。唐宋傳奇小說之差異點，於此可略覘其端倪。惟本篇辭理明晰，描寫技術亦殊不弱。如敍述兩妃嫉妒一節，楊妃之潑辣，梅妃之和柔，各具不同之個性，筆能宛曲襯託出之而無遺憾，可作證明。

【注釋】

（一）莆田　隋置，故城在今福建莆田縣東南。（二）二南　詩經中之周南召南，周南第一章關雎，詩序即指係后妃之德所致，與梅妃後來之身分相合。（三）采蘋　詩經召南中之一章，詩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四）謝女　係指東晉之謝道蘊，聰識有才辯，能詩，爲謝安之姪女，王凝之之妻。（五）兄弟友愛　唐玄宗兄弟極友愛，曾於宮中西偏建花萼相輝之樓，常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六）英皇　娥皇女英，舜之二妃。（七）小黃門　宦者之稱，後漢黃門

漢邸，潛以足躡妃履，妃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

後上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鬬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

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疏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方之英皇；（六）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眞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

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七）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敍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屆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眞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眞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眞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眞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眞怒甚，逕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

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眞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

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八）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閒縷衣之輕綠，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摽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昔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疏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眞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廋詞（九）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

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荔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詩曰：

雜的；又其與世界各地的交通，也是甚爲廣大的。」此種推測，雖未必精確，但就小說中題材，而引起他方面之研究，亦自饒意趣。

至是篇文章之造詣，亦殊堪稱。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稱其「文章極其豔麗，與會眞記相伯仲。」惟會眞記寫溫膩之柔情，文誠偏屬於綺豔藻麗，崑崙奴傳則兼具軒爽之豪氣。而文章簡潔勁健，與會眞記之風格，又似不甚類似也。

本傳事實，明梁伯龍曾據此以撰紅綃雜劇，與紅綫女併稱雙紅劇。又梅鼎祚亦有崑崙奴雜劇。

【注釋】

（一）大歷　唐代宗年號。公元七六六——七七九。（二）一品者　有人謂係指汾陽王郭子儀。（三）千牛　禁衛之名。唐置左右千牛衛，有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等官，所屬有千牛備身掌執刀宿衛侍從。（四）軸簾　猶捲簾也。（五）含桃　禮「羞以含桃，」即今櫻桃也。（六）三掌者　當爲掌者三。（七）隱語　隱其本事，而假他事出之，使人猜測方能得之，謂之隱語。（八）阮郎　相傳劉晨阮肇於漢明帝永平中入天台山採藥遇二仙女於桃源洞。洞在浙江天台縣西北。阮郎即指阮肇。

梅妃傳

佚名

梅妃姓江氏，莆田（一）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二）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三）

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

妃善屬文，自比謝女，（四）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

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八賦。

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五）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

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

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偸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筯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進綺羅，綉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既申，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

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

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

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鎖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俠士而挈之。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

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

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

矣。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

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衞。如此周歲方止。

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耳。

【題解】

本篇載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四。唐裴鉶著傳奇三卷，是文即在其中。惟唐人說薈作馮延巳撰，未知何據。此篇描寫劍俠之能爲人解脫困難，使男女兩方得如願以償，情態活躍，筆亦潔勁足以達之，固唐人小說中優秀之作焉。

【作者傳略】

裴鉶字里生卒年均不詳。唐懿宗咸通中（公元八六七左右），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加侍御史內供奉。僖宗乾符五年（八七八）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副使，題文翁石室詩曰：「文翁石室有儀形，庠序千秋播德聲。古柏尙留今日翠，高岷猶藹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沱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時高駢爲使，時亂矣，故鉶詩有願到滄溟之句，有微旨也。鉶除傳奇三卷，現太平廣記中尙存四篇外，今唐文八百五尙錄有鉶文一篇。鉶著述堪考見者，僅此耳。

【紬演】

鄭編中國文學史謂：「崑崙奴一作，甚可注意；所謂崑崙奴，據我們的推測，或當是非洲的尼格羅人，以其來自極西，故以崑崙奴名之。唐代敍崑崙奴之事的，於裴氏外，他尙有之，皆可證其實爲非洲黑人。這可見唐帝國內所含納的人種是極爲複

崑崙奴傳

裴鉶

大歷（一）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二）者熟。生是年爲千牛，（三）其父使往省一品疾。

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四）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

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含桃（五）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

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六）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

生歸達一品意。

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怳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

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七)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耶？』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導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兒今夕當爲郎君撾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

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內，止第三門。

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翠環初墜，紅臉纔舒，玉恨無妍，珠愁轉瑩。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八)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闃然。生遂緩搴簾而入。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

此傳寫王仙客對無雙情愛之專一，與無雙雖在掖庭，形格勢禁，未能奮飛而出樊籠，然得下遞牋，橋畔開簾，芳心固已早屬王郎矣。古押衙感恩圖報，設計使無雙脫出禁地，而成此良緣一節，大類聶政之於嚴仲子，侯嬴之於信陵君，俠義之風，又頗堪尙爲。且無雙其人，亦非子虛烏有之類，當時殆已極豔傳，作者加以增飾，遂成此作。魯迅稗邊小綴云：「范攄雲溪友議載『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其婢端麗，曉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鬻婢於連帥，帥受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不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詩聞於帥，遂以歸崔。』無雙下原有注云：「即薛太保之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然則無雙不但實有，且當時已極豔傳。疑其事之前半，或與崔郊姑婢相類；謂特改薛太尉家爲禁中，以隱約其辭。後半則頗有增飾，稍乖事理矣。』可知小說家所採取之材料，要亦略有所本，並非全屬虛構矣。

後元詩人吳濬頴曾賦劉無雙歌七言長篇。明陸采曾據以作明珠記傳奇（一名王仙客無雙傳）明珠記煎茶一齣，以男僕塞鴻任之，頗不相稱。清李漁爲作煎茶改本，使侍婢採蘋當之尙稱，見閒情寓寄。

【注釋】

（一）建中　唐德宗年號。公元七八〇——七八三。（二）襄鄧　襄陽鄧城縣之簡稱，故城在今湖北襄陽縣。（三）服闋　事物盡皆曰闋。故三年喪服滿期爲服闋。（四）租庸使　相當於清代之布政司（俗稱藩司，管理民財兩政。）當時屬

尙書省。（五）涇原兵士反　唐涇原節度使，治今甘肅涇川縣。當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反，詔發涇原等道兵討之，道中四年冬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兵過京師，以賞薄兵變，事起倉卒，帝奔奉天。（六）朱太尉　即朱泚，時任太尉。令言軍旣變，天子出奔，令言恐衆無主，不能持久，遂奉泚爲主。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尋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七）京師重整　興元元年（公元七四八）夏六月，李晟克復京師，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秋七月，車駕還長安，京師重整。（八）蒼頭　僕人也。禮記疏：『漢安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九）掖庭　宮中旁舍也，後宮嬪妃所居之地，別於正宮而言。（一〇）京兆尹李齊運　京兆尹，爲管理京兆地方之長官。李齊運，唐宗室，蔣王惲之孫也。（一一）富平縣　即今陝西富平縣。（一二）內家　謂宮人也。（一三）園陵　天子之塋墓也。（一四）渭橋　有中東西三渭橋，均在長安附近。（一五）古押衙　古其姓，押衙管領儀仗之官也。按古押衙事，後人有以此入詩者。如許彥周詩話引王晉卿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一六）茅山　即句曲山，在江蘇句容縣東南。漢茅盈與弟衷固來此，世號三茅君，因以名山。（一七）簍子　簍，竹器。簍子，舁簍之人。（一八）四蜀下峽　舊說蜀境有岷瀘雒巴四大川，故稱四川。此稱四蜀，殆即指上列四大川也。峽指翟唐巫西陵三峽。（一九）渚宮　在今湖北江陵縣城內西北隅，春秋時楚之別宮也。（二〇）籍沒　籍錄其所有而沒收之也。古時官吏犯罪，幷其家族而籍沒之。

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

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一六）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卻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

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一七）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卻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舁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幷尸蓋覆訖。未明

發，歷四蜀下峽。（一八）寓居於渚宮。（一九）俏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二〇）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八六，注云薛調撰。係敍寫王仙客與劉無雙之戀情，幾經挫折，終得古押衙之俠義，而獲遂結合之素願。惟事實離奇，古押衙之非常手段，殊覺匪伊所思。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云：『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類不可知。』按小說中之題材，與歷史之敍述確鑿事實異；小說往往爲虛構者居多，即間有一部分史實根據，亦僅爲需要起見，不能與歷史事實等類齊觀也。

【作者傳略】

薛調，河中寶鼎人。生於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八三〇），卒於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八七二）年四十三。美姿貌，人號以「生菩薩」。咸通十一年，以戶部員外郞，加駕部郞中，充翰林承旨學士，次年，加知制誥。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調暴卒，世以爲中鴆。

【紬演】

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八)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九)矣。」仙客哀怨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一〇)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一一)尹，知長樂驛。

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一二)三十人往園陵，(一三)以備灑掃，宿長樂驛，氈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即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

但夜語喧譁而已。

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醫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一四）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眞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眞跡，詞理哀切，敍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

其書後云：『常見敕便說富平縣古押衙（一五）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

無雙傳

薛調

王仙客者，建中(一)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聰穎，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為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二)服闋，(三)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

時震為尚書租庸使，(四)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豔，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鬻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以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為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即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

適以親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

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却大門！鎖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五)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棓，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六)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

後知剋復，京師重整，(七)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

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為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全唐文六百三十三，錄其文六篇，而此傳不載。

【紬演】

許氏此傳，係兼寫戀愛與豪俠兩種對象之故事。篇中兩主人公，韓翊與柳氏之戀情，纏綿深刻，固能哀感頑豔；但李生與許俊之豪情俠氣，似更能博得人之同情也。李生察知柳氏愛慕韓翊之才學，竟絕無妬意，慷慨以玉成其事，已為常人所難能。至許俊設計劫柳氏復歸韓翊一段，其膽識才力，更為可貴，此全文之最高點也。裴鉶崑崙奴傳中之磨勒劫紅綃事，似脫胎於此，然不及許俊事之近情。後人取其事以作劇曲者，明有吳長儒之練囊記，清有張國壽之章臺柳。

【注釋】

（一）韓翊　翊一作翃，字君平，南陽人。為大歷十才子之一，官終中書舍人。著有詩集五卷。（新唐書藝文志）（二）盜覆二京　即安祿山反，連陷洛陽長安事。（三）麩金　本草云：『藏器曰「麩金出水沙中，氈上淘收，或鵝鴨腹中得之。即便打成器物，亦不重煉煎取金汁，便堪鎮心。」』（四）章臺　漢長安中街名。柳氏時留長安，作『章臺柳』語意雙關。（五）駮牛輜軿　駮，與駁通。駮牛，當為青白雜色者。輜軿，婦人之車，四方有屏蔽者。（六）當熊辭輦　當熊為馮倢伃事，漢元帝幸虎圈鬭獸，熊逸出圈。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故，曰：猛獸得人而止，故以身當之。見漢書。辭輦為班倢伃事。漢成帝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之，亦見漢書外戚傳。（七）曹柯澠池　曹，即曹沬。柯，春秋地名。曹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乃獻

遂邑地以和。後魯與齊會於柯以盟。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歸沫三戰所亡地於魯。事見史記刺客列傳。澠池事，即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趙藺相如制勝壇坫事，見史記藺相如傳。

金（三）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惻，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

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軿，（五）從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遙遙，香車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

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遙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

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卻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因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然即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六）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七）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孟棨本事詩情感第一亦載之。文雖略異，事則全同；惟「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以下，爲堯佐傳所無耳。末云開成中在梧州，聞之大梁夙將趙唯，乃其目擊，蓋事實也。

【作者傳略】

許堯佐爲唐貞元中儒臣，許康佐之弟。新唐書卷二百，儒學許康佐傳云：「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其諸弟皆擢進

僕固懷恩，三遷至魏博滄瀛等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但承嗣跋扈如故。（九）令狐彰　富平人。初從安史，後欲以節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款，肅宗大悅，拜滑亳魏博節度使，封霍國公，母喪失明，卒。（一〇）夜漏將傳　漏壺爲古計時之器。漏鼓爲報更漏之鼓，此處之漏，當係指漏鼓之漏，謂將起更也。（一一）祖父遺業　按薛嵩爲唐名將本衞大將軍平陽郡公仁貴之從孫，左羽林大將軍平陽郡公訥之從子。（一二）七首　最短之劍，其首類七（矢鏃）故名。（一三）銅臺　即銅雀臺，曹操所築。故址在今河南臨漳縣西南。（一四）漳水　即漳河，上游曰清漳濁漳。清漳出山西平定縣沾嶺，濁漳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涉縣東南之合漳村，始合爲一，由是東經安陽臨漳，折東北流至河北大名縣入衞河。（一五）魏中　即猶言魏城中，魏城，今河北大名縣。（一六）紀綱僕　左傳：『秦伯送衞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原意實爲整肅紀綱所需之衞隊，此處用指田之衞隊，頗愜當。（一七）芫花酒　芫花，爲落葉灌木，莖高三四尺，春月先開管狀小紫花，節節密生，後乃發葉，性有毒，以之製烟，名爲芫花酒。（一八）國家建極　尙書：『皇建其有極，』意爲皇帝登極臨宇，此當係指代宗初即位。（一九）棲心物外　物外，世外也，謂不預聞世事。（二〇）冷朝陽　金陵人。大曆四年（公元七六九）舉進士及第，與盧綸錢起……爲大曆十才子。（二一）魂消　江淹別賦：『黯然消魂者，惟別而已矣。』

柳氏傳

許堯佐

天寶中，昌黎韓翃〔一〕有詩名，性頗落拓，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

李生素重翃，無所恡惜。後知其意，乃具膳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

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屛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尙。豈宜濯浣之賤，稽采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淸池。歲餘，乏食，鬻妝具以自給。

天寶末，盜覆二京，〔二〕士女奔駭。柳氏以豔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靑，素藉翃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

造作出些超人的劍俠們的故事，欲借重他們，以掃蕩自己之所惡的。這正和義和團及紅槍會之產生於清末及我們的時代中的情形頗爲相同。更有一點，也足以促進劍俠思想的傳播；那便是這時的佛教故事的大量的宣揚。在佛教故事裏，超自然的故事是太多了，騰空而去，霎時而返，乃是他們的常談；「上窮碧落下黃泉，」更是他們所奢語的。又道士們也在此時大顯神通，恣話着不可能的情境，這些都足以助長劍俠的故事的氣燄。」（見中國文學史）對於產生此種劍俠小說之背景，更作精詳之說明，是值得加以參證也。

【作者傳略】

袁郊（舊唐書作都，此從新唐書）字之乾（唐詩紀事作之儀，此從唐書世系表，）蔡州郎山人（舊唐書作陳部汝南人，此從新唐書。）生卒年均不詳。唐懿宗咸通時爲祠部郎中，曾與溫庭筠酬唱。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作傳奇文一卷，凡九則，皆記譎異之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王辟疆唐人小說稱其文辭之駘宕，設想之超奇，使之馳逐於裴鉶皇甫枚之間，正未可策其後先也。

【紬演】

將本篇詳爲研討，除發生之背景，如前述外，尚有數項不得不加以申述，藉以供閱讀者之參考。第一，唐代自安史之亂削平後，藩鎮依舊存在，中央政府之權力仍未能伸張，觀於篇中所記命潞州魏博滑臺三鎮交爲姻婭，以消弭其相互噬吞之野心，此種極低劣之羈縻政策，竟出之堂堂之中央政府，其情景亦大可憐憫，足徵唐朝政府之威權愈見陵替，不久而遂卽於

亡，此其端兆也。其二，田承嗣當簡拔精銳，欲肆蠶食鯨吞之時，彼何嘗有絲毫忌憚，及至紅線夜入寢帳，盜合示警，於是強梁褫魄，凶談頓熄，其前倨後恭之俗態，篇中描述亦至堪玩味。所謂不戰屈人，蓋非僅恃理勝，自身充實之自衛武力似更較亟要焉。其三，本文篇末當紅線辭去時所述某前世本男子一段，極俚鄙可嗤！如「陰司見誅，降爲女子」「贖其前罪，還其本身」等語，其肯定男尊女卑之觀念，因不合現代之新潮流；且將彼一段至有意義之俠義行爲，亦無形減損其價值，實至堪惋惜者也。本篇文字之最有精采處，爲銅臺高揭，漳水東流一段，寫景抒情，有不可言說之美。

鹽谷溫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評本篇爲『事實既有趣，文章又美麗，眞是很成功的作品』。似有譽過其實之處。後人本此傳而作爲戲曲者，有明梁伯龍之紅線記。

【注釋】

(一)薛嵩　龍門人，以騎射膂力著，豫安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嵩迎降。代宗廣德元年，任嵩爲相衞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頗有治名。大曆中累官尙書右僕射，封平陽郡王，卒。　(二)青衣　古以青衣爲賤者服，故稱婢爲青衣。　(三)阮咸　樂器。琵琶之屬。相傳爲阮咸所作，形如今之月琴，有長頸十三柱。國史纂異謂：『武后時，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元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匠人以木爲之，其聲亮雅，樂家謂之阮咸。』　(四)羯鼓　樂器，狀如漆桶，下承以牙牀，用兩杖擊之。　(五)至德　唐肅宗年號，時有安史之亂。　(六)兩河　指河北河南兩道。河北道，今河北省地；河南道，今豫魯兩省及皖蘇北部地。　(七)滏陽　今河北磁縣。　(八)田承嗣　盧龍人，爲安史部下驍將，後降

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道經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

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一五）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撾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遂駐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繒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姻親。役當奉轂後車，來則揮鞭前馬。所置紀綱僕（一六）為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南河北，人使交至。

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世本男子，歷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某以芫花酒（一七）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司見誅，降為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一八）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

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塵中，棲心物外，（一九）澄淸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請座客冷朝陽（二〇）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二一）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一九五下注出甘澤謠。按唐書藝文志：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甘澤謠一卷，載譎異事九章。咸通（公元八六〇——八七〇）中久雨臥病所著，故曰甘澤謠。此文旣出於甘澤謠中，故選題爲袁郊作。明刊五朝小說及唐人說薈乃均題爲楊巨源作，實不足據。

紅線傳爲唐代最著名之劍俠小說。唐代所以產生此等小說，則多半爲當時之政治及社會背景所造成：鹽谷溫云：『唐之中葉以後，藩鎭節度使非常跋扈，擁兵權而不奉天子之命，殆成獨立之勢，因各蓄死士以從事暗殺，所以所謂劍俠，遂得以橫行當時，於是關於劍俠的小說遂發生了。（見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此爲劍俠發生之一原因。鄭振鐸亦云：『到了唐的末葉，時勢日非，軍人亦益橫暴，各各割據一個地方，不聽中央政府的命令。他們自己更各自爭戰、併呑、連橫合縱，天下騷然，民間受苦益甚。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有一班富於思想的文人們，便造作出種種劍俠的故事，聊以自慰。劍俠是自己站在千妥萬穩的立場上，而以橫絕無敵的精技來除暴安良，或爲人報仇雪恨的。爲了直接抵抗的不可能，民間便自然的要

紅線傳

袁郊

紅線，潞州節度使薛嵩（一）青衣，（二）善彈阮咸，（三）又通經史，嵩遣掌其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四）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放歸。

時至德（五）之後，兩河（六）未甯，初置昭義軍，以滏陽（七）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八）男，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彰（九）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卹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潞州。

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一〇）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行。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雖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一一）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數百

年勳業盡矣。』紅線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他卽待某卻迴也。』嵩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線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一二）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

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為信耳。』

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郡，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帳寢。見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有名香美珍，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於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委，侍兒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鼾而嚲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一三）高揭，漳水（一四）東流，晨飇動野，斜

此外還有一層好處。唐以前的小說，無論散文韻文，都只能叙事，不能用全副氣力描寫人物。虬髯客傳寫虬髯客極有神氣，自不用說了。就是寫紅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態度。這種寫生手段，便是這篇的第三層長處。有這三層長處，所以我敢斷定這篇虬髯客傳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說」。胡適對本篇之評價如此，摘錄以供參考。

【注釋】

（一）隋煬帝　名廣，南巡至江都，（即今江蘇揚州）沈湎酒色，無意北歸，爲宇文化及所弒。（二）司空楊素　字處道，華陰人。從隋文帝定天下，封越國公，煬帝立，拜司空。（三）西京　即今陝西省城，隋名大興城。（四）衛公李靖　靖字藥師，三原人。通書史，善談兵。佐唐高祖定天下，太宗朝封衛國公。（五）屍居餘氣　言人之近死也。（六）靈石　即今山西靈石縣。（七）赤髯而虬　虬亦作虯，讀如「求」，龍子有角者。此謂髯色赤而蜿曲如虬也。按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酉陽雜俎亦謂「太宗虬鬚，嘗戲張弓矢。」杜甫贈汝陽郡王璡詩云「虬鬚似太宗。」則所謂虬髯，卽暗指太宗矣。（八）胡餅　卽今燒餅。見名義考。（九）州將之子　世民父淵，（唐高祖）仕隋爲太原留守，故云。（一〇）劉文靜　字肇仁，武功人。隋末爲晉陽令，與唐太宗友，共定計起兵。（一一）汾陽橋　在太原城東。（一二）裼裘　裼，袒也。在衣曰袒，在裘曰裼。（一三）顧盼煒如　煒如，盛大貌。此言其視瞻不凡也。（一四）懸然如磬　磬與罄同，器中空也。此喻家之匱乏。（一五）龍虎之狀　言其有龍行虎步之態。南史：『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一六）龍戰　易：『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言陰陽交戰也。後因謂羣雄割據之際爲龍戰。（一七）起陸之漸際會如期　言蛟龍起陸，

風雲際會，所以喻人之驟貴也。

（一八）虎嘯龍吟　易：「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喻英傑均隨眞人而起也。

本節見太平廣記卷一九三，明顧元慶文房小說亦載之。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二，王珪李靖條稱有杜光庭虬髯客傳云云。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有杜光庭虬髯客傳一卷。其爲杜光庭所作，殆無疑義。惟說郛載其傳爲唐張說撰，明清通行之五朝小說及唐人說薈同此，不知何據。當定爲杜氏所作較適當。

杜氏之作此篇，殆渲染時代背景之色彩，至爲濃厚。蓋杜氏生于唐末，目擊藩鎭跋扈，黃巢叛亂，四海鼎沸，人民倒懸。特故作尊皇之論，藉消反側之心。謂「眞人之興，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其主旨所在，當可概見。

【作者傳略】

杜光庭字聖賓，處州縉雲人。生於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八五〇），卒於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九三三），年八十三歲。性喜讀書，好爲詞章。懿宗設萬言科選士，杜應試不中，入天台山爲道士。僖宗至蜀，召見，賜紫服，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王建建國，爲金紫光祿大夫，諫議大夫，賜號廣成先生，進戶部侍郎。後主立，以爲傳眞天師，崇眞觀大學士。後解官隱青城白雲溪，自號東瀛子。著有諫書一百卷，歷代忠諫書五卷，道德經廣聖義疏三十卷，錄異記十卷，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三卷，王氏神仙傳一卷，及虬髯客傳。因杜氏爲道士，故虬髯所言，亦多方士氣息，其來有自也。

【紬演】

虬髯客事，兒女之情，與豪俠之氣，殊爲人所樂道。後人據此而造作戲曲者，有明淩初成之虬髯翁，及張鳳翼之紅拂記，皆推演此傳而成。惟此中所述，未必合於史實。汪辟疆唐人小說是傳附注謂：「唐書靖傳稱，『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

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以太宗救解得免。」據此，則靖於高祖未定京師之先，似無交通文皇之理。容齋洪氏已辨其妄。此與史實不合者一也。高祖以大業……十二年十二月，留守太原。是時盜賊遍海內。煬帝在江都。楊素以先卒於大業二年七月，相距已十一年，亦無煬帝末年楊素留守長安之事。此與史實不合者又一也。傳中稱「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奏海船千艘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按新舊唐書並無扶餘國。惟高麗百濟，並云扶餘之別種。高麗國有扶餘城。武德七年，高麗王建武，懼伐其國，乃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是高麗方據扶餘城以自固，海賊安得而襲取之。且扶餘位中國之東北，更不得云東南。此與史實不合者又一也。』汪君考證殊精確，然小說中題材，本無須事事徵實，惝怳迷離，故作狡獪，原小說家所以能眩惑人之伎倆也。

胡適在論短篇小說一文（見文存卷一）中，對本篇盛加稱譽，謂『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說很多，……只有張說（？）的虬髯客傳可算是上品的短篇小說。虬髯客傳的本旨，只是要說「眞人之興，非英雄所冀。」他卻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紅拂一段情史，寫到正熱鬧處，忽然寫「太原公子裼裘而來，」遂使那位野心豪傑絕心於事國，另去海外開闢新國。這種立意布局，都是小說家的上等工夫。這是第一層長處。這篇是歷史小說。凡做歷史小說，不可全用歷史上的事實，卻又不可違背歷史上的事實。虬髯客傳的長處，正在他寫了許多動人的人物事實，把「歷史的」人物（如李靖，劉文靜，唐太宗之類。）和非歷史人物（如虬髯客，紅拂是。）穿插夾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時眞有這些人物事實。但寫到後來，虬髯客飄然去了，依舊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違背歷史的事實。這是「歷史小說」的方法，便是虬髯客傳的第二層長處。

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

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鬚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鬚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就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一三）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而請去。既出，謂虬鬚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鬚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一四）欲新婦祗謁，從容無令前卻。」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鬚紗帽裼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一五）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

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一六）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氏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而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期。（一七）虎嘯風生，龍吟雲萃，（一八）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

公據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眞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也。』

【題解】

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五）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六）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七）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八）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

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幷心肝，卻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九）』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一〇）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一一）』言訖，乘驢而去。其行也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所，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近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裼裘（一二）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



虬髯客傳

杜光庭

隋煬帝（一）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二）守西京。（三）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其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

一日，衛公李靖（四）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以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

宮中舊事之情況。亦可藉以窺測當時君主專留意狗馬玩好嬉戲之具，政治之怠荒，自可於言外得之矣。至賈昌答陳鴻祖一段，俯仰今昔，持作比較，感慨至爲遙深，實爲全篇重心之所在。

【紬演】

汪辟疆唐人小說本傳附註：「按賈昌事，當爲唐人實錄。李白詩云：「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鬬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蕭士贇曰「此篇諷刺之詩，蓋爲賈昌輩而作。」此文言時人爲謠，有「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之語，則是爾時景慕鬬雞之徒如賈昌者，證以太白詩歌，當可信也。鴻本史官，本篇雖爲小說家言，頗足以補史乘所未備，固有異乎猥瑣誕妄者也。」迻錄此節，藉供研閱本傳者之一助。

篇中賈昌導演鬬雞一節，描寫神情，實至佳妙。鹽谷溫謂：「此篇所述，足以窺見當時社會底享樂頹廢的半面的好史料。」

洪邁容齋隨筆中亦謂「讀此傳，玄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段去國失寵，尤足寓悽感也。」

【注釋】

（一）韋氏　中宗后，參預朝政，淫暴無度，後弒中宗，立殤帝，臨朝亂政，玄宗時爲臨淄王，勒兵入宮誅之，擁立其父相王旦爲帝，卽睿宗也。中宗景龍四年，卽爲睿宗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　（二）角觝　文選西京賦注：「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亦作角抵。　（三）教猱擾龍　猱，猿屬。攀升極敏捷。詩：「毋教猱升木。」擾，馴養也。左傳：「乃擾畜龍。」古有

豢龍氏，爲養龍之專官，亦見左傳。（四）杜暹　濮陽人，仕宦以清節著。開元十二年，爲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守邊四年，爲夷夏所服。（五）哥舒翰　突厥人。驍勇善戰，天寶六年，爲隴右節度，十二年封涼國公。（六）石堡　城在青海東境，四面懸崖，石路盤屈，爲唐時邊備要害，開元中被吐番所據，天寶八年，哥舒翰攻克之。（七）白龍　即青海中龍駒島，天寶七年有白龍見於島上，故又名應龍城，事見唐書哥舒翰傳。（八）張說　洛陽人。開元十年，任朔方軍節度使，領幽州當即指此。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爲文屬思精壯，朝廷大述作，都出其手，號大手筆。

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法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己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

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鬬雞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四）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五）之鎮涼州也，下石堡，（六）戍青海城，出白龍，（七）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八）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

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蘇州傭，調緡布，駕轉連軛，坌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隣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盧，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鞾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題解】

本篇出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爲敍寫唐玄宗時代盛行鬪雞之事由身預其事之賈昌口中屈曲傳出，大有白頭宮女話

東城老父傳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一）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衞。詔徙家東雲龍門。

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淸明節鬭雞戲，及即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餘，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鬭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

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

昭成皇后之在和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肉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羣雞敍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二)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顚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三)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至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

上生以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衞乘轝。夜出便門，馬踣道穽，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

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憔悴，

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尙太華公主。（二一）姊妹封國夫人　楊妃長姊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虢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二二）楣　門上橫梁，所以表章其家世者。此言女子爲家門之光榮也。（二三）國忠遂丞相位　國忠初名釗，楊妃從兄，天寶十一年李林甫死，以國忠爲右相。（二四）安祿山　祿山本姓康，初名阿犖山，又作軋犖山，營州柳城胡人。少孤，隨母嫁安延偃，乃冒安姓。及長，忮忍多智，善億測人情，歷官至范陽、盧河東三節度使，意益侈，時楊國忠惡其不出己下，屢言其將反，祿山被逼遂反。（二五）潼關不守翠華南幸　潼關在今陝西：西薄華山，南臨商嶺，北距黃河，東接桃林，歷代皆爲要地。天子之旗，以翠羽爲飾。翠華南幸，言玄宗南奔蜀也。

（二六）馬嵬亭　即馬嵬驛，在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今曰馬嵬鎭。（二七）誅晁錯　晁錯一作鼂錯（晁鼂古通，）漢潁川人，景帝時貴幸用事，請削諸侯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遂反，藉口誅錯，帝卒用爰盎之策殺錯，而吳楚七國卒不罷兵。

（二八）氂纓盤水　賈誼陳政事疏：「古者大臣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氂纓，以毛爲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盤水者，水性平，意謂已有罪，則請君以平法治之。（二九）肅宗禪靈武　天寶十五年秋七月，太子即位靈武。靈武故城，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北。（三〇）大赦改元大駕還都　按大赦改元，在天寶十五年七月；「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在十五年六月；而肅宗還都，則在明年十一月；此傳所記年月殊舛誤。（三一）梨園子弟　梨園故址在陝西長安縣。玄宗嘗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此，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三二）李少君之術　李少君爲漢武帝時方士，臨淄人。以祠竈卻老方見武帝，嘗言祠竈則致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器，則益壽，而海上蓬萊仙

者乃可見之；其他荒誕類此，詳見史記封禪書。（三三）蓬壺　謂蓬萊也。海上有三神山，一方壺，則方丈也；二蓬壺，則蓬萊也；三瀛壺，則瀛洲也。（三四）新垣平之詐　趙人。漢文帝時，平以望氣見，因說當設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後事覺，夷三族。（三五）牽牛織女　荊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其一年一度相會。（三六）南宮宴駕　言太上皇崩也。史記「宮車一日宴駕」，宮車遲出，所以言天子之崩也。玄宗嘗居南宮，故稱「南宮晏駕」。（三七）元和　唐文宗年號，公元八二七——八三五　（三八）盩厔　讀如周窒，即今陝西盩厔縣。（三九）琅邪　郡名，即今山東臨沂縣。

【紬演】

楊妃往事，爲人所豔稱。唐大曆以後，見於歌詠叢談者極夥。宋樂史嘗據陳鴻本傳及摭採明皇雜錄、開天傳信記、安祿山事迹、酉陽雜俎等書排比潤色，成楊太眞外傳二卷，事實詳備，文筆斐然，讀陳傳不可不連類肄及也。後來以此傳爲出發點，而衍爲諸宮調雜劇傳奇者數不在少：如元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雜劇，明屠長卿之綵毫記；吳世美之驚鴻記，及清初洪昇之長生殿傳奇均是。

本篇首寫楊妃之體態及玄宗之寵愛，於穠麗之文筆中，玄宗之失德，已可隱約察見，所寓貶意，運爲微婉。篇中時移事去，至左右歔欷一節，感慨蒼涼，低徊欲絕，所謂「辭意慨慷，長於弔古，追憶往事，如不勝情」者，殆卽指此等處所也。後半方士竭術求索一節，於無可奈何之中，聊作此慰情勝無之舉，想像亦殊卓特，含情又復縹渺，文能揣摩此種境地，充分達出。

【注釋】

(一)泰階平　泰階，星名，亦稱三台：上台、中台、下台，各兩星相比而斜上，如天子以至於庶人之階級然。泰階平，猶言天下太平也。(二)玄宗　唐睿宗第三子，名隆基，在位四十三年（公元七一三——七五五）。開元時，以姚崇宋璟爲相，政治修明，可比於太宗貞觀時。(三)勌　即倦字也。(四)旰食宵衣　旰食，晚食也；宵衣，天未明而衣也；皆所以喩勤於政事也。(五)元獻皇后　姓楊氏，華陰人，肅宗生母也。初爲妃，死於開元十七年。至肅宗即位後，始追尊爲元獻皇后。(六)武淑妃　姓武氏，恆安王攸止女。開元二十五年卒，贈貞順皇后。(七)華清宮　在陝西臨潼縣南驪山上，山有溫泉，唐太宗於此

建湯泉宮，玄宗改爲華清宮。

（八）內外命婦　婦人之受有封號者謂之命婦；有內外之別：內命婦，爲受宮內封號者，如妃嬪之類；外命婦，謂公主王妃及因夫而得封號者，如郡君縣君夫人孺人之類。

（九）熠燿景從　詩：「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此言內外命婦，夜從帝幸華清宮也。

（一〇）浴日餘波　旭日初升，光影於水波相上下，俗謂之浴日。此處以日喻天子，謂天子在華清宮沐浴之後，賜從幸者浴意。

（一一）高力士　玄宗時宦官，最得帝信任，新舊唐書皆見於宦官傳。

（一二）楊玄琰女　玄琰字溫，虢州閿鄉人。初爲平棘令，睿宗時官至刑部尙書卒。傳見舊唐書卷一八五良吏傳。虢州治弘農，故稱「弘農楊玄琰」。玄琰女小名玉環，初爲壽王瑁妃，後令丐籍女官，號太眞。壽邸，壽王瑁之邸也。

（一三）笄　禮：「女子十有五年而笄。」故言女子之成年者曰及笄。

（一四）李夫人　漢李延年女弟，妙麗善舞，武帝甚寵幸之，早卒，帝圖其形於甘泉宮，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張燈設帷帳，令帝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云。此傳以楊妃比李夫人，蓋爲下蜀道士上天入地求索之張本。

（一五）霓裳羽衣曲　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之，玄宗盛飾其辭而易以美名。

（一六）省風九州　言天子巡省九州，以觀風俗也。

（十七）泥金五嶽　謂封五嶽之山。後漢書：光武求元封時封禪故事，有司奏用玉牒玉檢，以水銀和金爲泥。

（一八）上陽　宮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治，唐高宗所建，天寶後漸廢湮。

（一九）夫人、嬪、世婦、御妻　新唐書后妃傳序：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爲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是爲御妻；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以代三夫人。

（二〇）叔父昆弟　楊妃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

（三三）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

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三四）』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三五）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果，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衞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三六）

元和（三七）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三八）鴻與琅邪（三九）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題解】

樂天之長恨歌，敍寫玄宗與楊妃之情愛及後來之悲劇，爲古今最能激動人心脾之故事。陳鴻爲之作傳，亦怊悵切情，爲人傳誦。太平廣記卷四八六及文苑英華卷七九四，均載此文，文句多異，茲據文苑英華本。

【作者傳略】

陳鴻字大亮，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詳。少學爲史，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八〇五）登太常第，始閒居遂志，乃修大統紀七年書成，時憲宗元和六年也（公元八一一）。官尚書主客郎中。鴻之著作，除大統紀三十卷及長恨傳外，尚有開元昇平源一卷（新舊唐書），東城老父傳一篇（宋史藝文志）及全唐文所錄文三篇。魯迅謂：『陳鴻爲文，辭意慨慷，長於弔古，追懷往事，如不勝情。（中國小說史略）』觀於長恨傳，斯言甚信。

長恨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一)四海無事。玄宗(二)在位歲久，勌(三)於旰食宵衣，(四)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五)武淑妃(六)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

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淸宮，(七)內外命婦(八)熠燿景從，(九)浴日餘波，(一〇)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一一)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一二)旣笄(一三)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一四)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勝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一五)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鐺。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一六)泥金五嶽，(一七)驪山雪夜，上陽春朝，(一八)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一九)曁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

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二〇）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二一）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二二）』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二三）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闕，（二四）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二五）出咸陽，道次馬嵬亭。（二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晁錯（二七）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二八）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二九）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三〇）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子弟，（三一）玉琯發音，聞霓裳羽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三二）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跨蓬壺。

遠後調授汝州魯山縣主簿，隴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復代垣。而與遠少相狎，故洛中祕事，亦知之。而垣復爲手記，故得以傳焉。

三水人曰：噫！豔冶之貌，則代有之矣；潔朗之操，則人鮮聞。故士矜才則德薄，女衒色則情私，若能如執盈，如臨深，則皆爲端士淑女矣。飛烟之罪，雖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

【題解】

本篇選自皇甫枚之三水小牘中，並據汪辟疆唐人小說校錄本。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亦有此篇，飛烟作非烟，亦爲一戀愛之故事，而以悲劇結局者。

【作者傳略】

皇甫枚（文獻通考作牧）字遵美，安定人。唐懿宗咸通末年，曾爲汝州魯山令。光啓中，僖宗在梁州，赴調行在。枚著籍三水，（安定屬）而汝墳溫泉，又有別業。三水小牘，係梁太祖開平四年（公元九一〇）所作。汪辟疆唐人小說三水小牘條下注云：『姚咨秦汴並稱「枚於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手紀咸通中事，而爲此書。」今本無考，故盧抱經疑舊本原有枚序，否則姚氏無從知之，頗以爲憾。然嘉靖間文籍尚繁，姚氏或別有採獲，不必定出自序。……至唐天祐庚午，（按即梁太祖開平四年）唐已亡四年，梁時猶稱天祐。枚既旅食晉汾，無復眷顧汝墳之意，其不肯奉梁正朔，自屬素心。清風亮節，固在羅昭諫韓致光之間矣。』則皇甫枚，實一唐代之遺老也。

【紬演】

讀此傳，勿輕易持傳統之成見，祇爲癡男怨女之蕩檢行爲，或才子佳人之風流韻事。要知此中潛伏一兩性間極嚴重之戀愛與婚姻問題。飛烟擅知許之才藝，「爲媒妁所欺」，匹此麤悍之武生。怨耦既成，其牢抑之情，自難制止。然在此婚姻不自由，與武生之壓迫下，又不易脫此樊籠，力圖解放。於是邂逅機緣，鍾情趙生，亦出於無可奈何耳。觀其事洩被鞭臨死時，猶謂「生得相親，死亦何恨。」其刻摯之熱情，磅礴如此，可謂雖死猶生矣。

汪辟疆謂「紬繹其書（三水小牘）雖多紀仙靈怪異，而每及義烈，亦復懍懍有生氣。是於侈陳靈異之餘，隱寓垂誡之旨。至文辭雅飾，不失唐人軌範，又未可以猥瑣誕妄視之也。」皇甫枚文辭雅飾，固無間然。惟本篇三水人曰一段示垂誡之旨，就今日觀之，似僅就事實表面加以論斷，未能得情理之平也。

【注釋】

（一）衣纓之族　衣冠纓組，宦仕所服，係指宦族。（二）薛濤牋　薛濤，唐之名妓，流落蜀中，以詩受知於鎮帥，暮年居浣花溪，好製松花小箋，時號薛濤箋。（三）洛川波隔　曹植洛神賦序有「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乃作斯賦」句，賦中有「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句。波隔，言不能見也。（四）賈午牆高　賈午爲賈充之少女，慕韓壽姿容，潛呼入內。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牆高，謂不能踰也。（五）墜樓人　詳見下綠珠傳。

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淸風明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謂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三)賈午牆高，(四)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淸光，就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伏維特賜吟諷也：」詩曰：「晝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君歸。」封訖，召閽媼，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飛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候。

忽一日，將夕，閽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飛烟語曰：「値今夜功曹府値，可謂良時。妾家後亭，卽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既曛黑，象乃乘梯而登，飛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飛烟靚妝盛服，立於庭前。交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飛烟執象手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言訖，象踰垣而歸。

明，託閽媼贈詩曰：「十洞三淸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

飛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

雲。」付閽媼，仍令語象曰：「賴直兒家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詠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

無何，飛烟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愼勿揚聲，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飛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公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飛烟詰之。飛烟色動聲顫，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飛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飛烟暴疾致隕。數日，窆之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

象因變服，易名遠，自竄於江浙間。洛中才士，有崔李二生，嘗與武掾遊處。崔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飛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抑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五) 其夕，夢飛烟戟手而詈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務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飛烟傳

皇甫枚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飛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

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飛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飛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飛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

門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二)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媼達飛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媼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

乃復酧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一封付門媼，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

雨洒幽襟，百囘消息千囘夢，裁作長謠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媼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飛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媼來傳飛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幷碧苔箋，詩曰：「無力嚴妝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

象結錦香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飛烟幽思增疾，乃翦烏絲欄爲囘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覯，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昨日瑤臺靑鳥忽來，殷勤寄語，蟬錦香囊之贈，芬馥盈懷，佩服徒增，翹戀彌切。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乖和，耗冰雪之姸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且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願，甯爽後期。惝怳寸心，書豈能盡？兼持斐什，仰繼華篇。伏惟試賜凝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閽媼旣得迴報，經賚詣飛烟閣中。

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此時恰值入府曹。飛烟拆書，得以款曲尋繹。旣而長太息曰：「丈夫之情，心契魂交，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

【作者傳略】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生於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卒於文宗太和五年（八三一）以校書郎累遷至工部侍郎入相。兩唐書皆有傳（舊一六六新一七二。）稹與白居易主張文學須有益於人生，以平易之文章，抉出民衆之痛苦，不應視作個人吟風弄月之消遣品。兩人詩名相埒，號曰元白，天下傳誦。稹所著詩賦銘誄論議等雜文，凡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有小集十卷，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傳奇小說僅有本篇。

【紬演】

唐人小說，影響於元明大典雜劇者頗多，此傳要為最廣。如宋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十闋；（見侯鯖錄；）金董解元之弦索西廂；（見傳是樓書目）元王實甫之西廂記雜劇；明李日華陸采等之南西廂傳奇；清查繼佐之續西廂雜劇；他如所謂翻西廂竟西廂後西廂等，不一而足，雖文辭純駁互見，要皆源於微之此傳，而益加恢擴者也。

小說中故事本無考證是否實事之必要；然研讀者往往喜於玩賞文辭之餘，探究及此。如本傳中之張生，宋人有疑為隱指張籍者，王銍趙德麟均曾為辨正，以張生即元稹之託名，徵諸本集詩歌，及其年譜，皆與此傳脗合，則殆為微之之自叙傳歟。

本篇文辭雖精美可觀，但內容組織則尚有可議之處：如崔氏既數張以不義，願以禮自持；何以轉瞬間變易初衷，遂與宴好。此中過程，實太迅捷，轉予人以疑竇莫測，此其一；又如張生始亂終棄，強為掩飾辯解之辭，實極醜惡，此其二。魯迅謂「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惟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見中國小說史略）」

【注釋】

(一)洶洶拳拳　鼓噪爭執之意。(二)登徒子　意爲好女色者。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賦，見文選。(三)尤物　過勝曰尤，尤物，係指絕色之女子。(四)蒲　即今山西蒲縣。(五)渾瑊　蘭州人，少從郭李平安史之亂有功，後破吐番，平朱泚，封咸寧郡王，卒謚忠武。(六)中人　爲宦官，唐宦官常奉朝命出監軍。(七)睟容　睟，潤澤貌，謂容貌潤澤。(八)腆　與靦通，慚貌。(九)納采問名　古代婚娶之六禮，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10)勝　婦人髻後所戴翻勝也。(一一)斁　音亦，厭也。(一二)援琴之挑　指司馬相如以琴心挑卓文君事。(一三)投梭之拒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一四)潘郎　即指晉代之潘岳，岳美姿儀，人稱潘郎。(一五)蕭娘　南史臨川王宏傳：『帝詔宏侵魏，宏聞援近，畏懦不敢進。魏人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蓋宏，蕭姓，魏人以膽小似婦人嘲之也。此處稱崔娘曰蕭娘，以蕭娘爲女子之泛稱矣。(一六)蕭史　春秋時人，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飛昇去。見列仙傳。

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

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紅娘詩一絕云：『淸潤潘郎〔一四〕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五〕一紙書。』

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詩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淸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一六〕在樓中。』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善為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八，又名會眞記，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而名。此文係最著名之戀愛故事，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蓋男女間私期密約之事，雖為一般禮法之士所深惡痛絕，然此種事實古往今來從未見有所末滅，殆亦基植深固，茁長自然，決非冷酷乾燥之禮法所能裁制消滅歟。其激蕩人心之處，至為強烈。鶯鶯傳在此方面之地位，其重要從可知矣。

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張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

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

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

『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〇）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寢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一一）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一二）之挑，鄙人無投梭（一三）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弊志

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七)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

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八)然而奔。張生悔之。

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九)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愼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

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

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靚妝在臂，餘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

分，非考試種類之目。後世稱進士爲甲科，舉人爲乙科，與古人甲科乙科之義殊矣。（三一）禮部　唐稱禮部爲禮闈。禮部掌貢舉。（三二）斂衽　謂斂其衣襟，肅敬之意也。（三三）礱淬　謂磨鍊也。（三四）大比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三五）鼎族　猶言大族。（三六）蒸嘗　謂秋冬二祭也。禮：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三七）劍門　唐縣名，故城在今四川劍閣縣東北。（三八）郵亭　傳遞文書所止之處。（三九）六禮　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請迎，見儀禮疏。（四〇）伏臘　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四一）甍　音萌，屋棟也。（四二）莫之與京　京，大也；言莫能與之比大也。（四三）晉州　今山西臨汾縣。（四四）乙亥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也，當公元七九五年。

鶯鶯傳

元稹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一）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及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二）非好色者，是有兇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三）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

無幾何，張生遊於（四）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

是歲，渾瑊（五）薨於蒲。有中人（六）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

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歡

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其詭云延秋門外，則西城城外，託詞最有情理。又案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迴三曲，卽諸妓所居，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此之謂。按小說家言未能處處以實證責之，然遂錄此條，亦可藉資參考。

此篇作者描寫技術，極精細嚴密。如李姥設計遺棄滎陽公子時，李娃雖亦參加，實則爲李姥之主張，娃不過逼於姥命，不得不附從耳。因此文中在遺棄之前，處處爲李娃留地步，如生初至李門時之「娃大悅」及茗飲天暮時之姥催歸娃留宿，又生牀頭金盡時之「姥意漸怠娃情彌篤」等處，其細鍼密縫，慘淡經營之跡，自可窺測一二。實則如此敍寫，庶使日後李娃復收生於困苦顚連中事，乃成一貫，不致突兀。胡應麟不解其謀篇之妙，貿然加以詆斥，讀書似涉太粗心矣。又篇中所記兩肆比賽哀挽一段，文情亦至爲佳勝。明季侯方域之馬伶傳中賽曲之文，疑亦脫胎於此。

【注釋】

(一)天寶　唐玄宗年號，公元七四二——七五五。　(二)知命之年　五十歲爲「知命」。論語：「五十而知天命。」　(三)弱冠　禮：「年二十曰弱冠。」疏：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　(四)上第　猶上等也。唐書選舉志：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　(五)毗陵　郡名，卽常州，今爲江蘇武進縣。　(六)平康　長安里名。開天遺事云：「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處之地。每年新進士遊謁其中，時人謂風流藪澤。」近人言女子墮落爲娼者曰「墮入平康」本此。　(七)狹邪

亦作「狹斜」。古樂府相逢狹路間行有「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之語，其後長安有狹邪行，皆仿此詩爲之，後遂謂娼女曰狹邪女，謂狎妓飲酒曰「狹邪遊」（八）策　馬鞭也。（九）垂白上僂　垂白，髮將白也。溫庭筠詩：「不堪垂白叟行折御溝楊」上僂，駝背也。左傳：「黑而上僂」。（一〇）直　即價值之值。（一一）延平門　長安城西有三門，靠南者爲延平門，見長安志。（一二）縑　重絹而色微黃者。漢以後，多用以贈遺賞賚，或以代貨幣。（一三）薦枕席　謂侍寢也。（一四）厮養　謂侍役也。（一五）牢醴　謂具牛羊豕三牲及旨酒以酬神。（一六）戟門　唐貴顯之家，立戟於門，謂之「戟門」。按唐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見唐書盧坦傳。（一七）大宛　古大宛出良馬，故稱良馬爲大宛。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一八）方寸　謂心也。三國志：徐庶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一九）蹇　駑馬也。（二〇）凶肆　肆之傭凶器者，即專售喪事之應用物品，並雇人爲喪家執繐帷，挽靈柩，唱哀歌者也。（二一）亭午　正午也。（二二）輂轝威儀　謂出喪時之喪車儀仗之類。轝，同輿。（二三）白馬之詞　古時素車白馬送喪，故挽歌有白馬之詞。（二四）翣　音霎，棺飾也；其形如扇，置於棺之兩旁者。（二五）薤露之章　薤露，古挽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二六）曲江杏園　曲江亦曰曲江池，在陝西長安縣東。漢武帝鑿成，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曲江，故名。隋改爲芙蓉園，唐更疏鑿，周七里。其西爲杏園，今湮爲平陸。（二七）繿縷如懸鶉　繿縷亦作襤褸，敝衣也。鶉尾特禿，若衣之短結，故謂敝衣之補綴者曰懸鶉。（二八）晨昏溫凊　見南柯太守傳注。（二九）鬻墳典之肆　猶言鬻書之肆。三墳五典，古書名。（三〇）甲科　考科最高之科目也。按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兩科。所謂甲乙丙丁者，乃試題難易之

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四〇)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四一)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四二)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

予伯祖嘗牧晉州，(四三)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四四)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下註出異聞集。惟廣記四百八十四以下九卷爲雜傳記類，其中所收，皆屬單篇，則此傳雖收入異聞集，在宋初以前固嘗單行也。近頗有疑及此篇作者爲非白氏者（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中亦持此說。）但行簡辭賦精鍊，文辭亞於其兄居易，且與李公佐友善，此傳之成，亦受公佐之敦促，則一時興到而產生此傳奇傑作，似亦無庸置疑也。

此篇以名妓李娃與滎陽公子爲主角。前半篇極意描寫公子之墮落與挫折，後半篇苦盡甘來，悔悟奮發，盡蓋前愆，而握轉捩之樞紐者，則爲李娃。娃亦可謂巾幗之傑矣。胡應麟謂『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立

論似嫌苛刻。

【作者傳略】

白行簡字知退，下邽人，居易之弟。生年不詳，卒於唐敬宗寶歷二年（公元八二六）年五十餘。貞元末，登進士第，累遷至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敏而有辭，爲後學所慕尚。兩唐書皆附見居易傳（舊一六六新一一九。）有集二十卷，今已佚。傳奇文除本篇外，尚有三夢記（見原本說郛四）一篇。又有紀夢一篇，亦稱行簡作，而所記年月爲會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六月，時行簡歿已十七年，疑出僞造，或題名有誤。

【紬演】

鄭振鐸中國文學史云：『白行簡的李娃傳恰與霍小玉傳成一對照；小玉傳爲一不可挽回的悲劇，李娃傳卻是一個情節很複雜的喜劇。敘李娃的多情，鄭子的能悔過，頗能諧合俗情。……行簡此作，文甚高潔，描敘亦甚宛曲動人，與小玉傳同是唐人傳奇文裏最高的成就。』魯迅稗邊小綴亦謂：『行簡本善文筆，李娃事又近情而聳聽，故纏綿可觀』後人根據此故事而造作劇本者有：元石君寶之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及明薛近兗之繡襦記二種。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十四云：『李娃傳　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滎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畋。然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滎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隱之。』……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爲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門街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小曲」即宣陽。是平康

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至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凊，（二八）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

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游，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二九）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作詩賦。

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三〇)聲振禮闈。(三一)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三二)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礱淬利器，(三三)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三四)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

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三五)以奉蒸嘗。(三六)中外婚媾，無自瀆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三七)當令我回。』生許諾。

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爲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三八)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五九)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

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二一)歷舉輦轝威儀(二二)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二三)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二四)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二五)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

先是天子方下詔，俾方外之牧，歲一致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

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之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二六) 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

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二七) 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

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飢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

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薦君子之枕席？（一三）』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為厮養。（一四）』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

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

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一五）與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一六）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

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一七）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一八）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之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一九）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二〇）之中。緜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

李娃傳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

天寶（一）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二）有一子，始弱冠（三）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覺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四）如指掌。自毗陵（五）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

嘗游東市還，自平康（六）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忍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

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七）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

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

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八)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妝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九)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敢言直(一〇)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敍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

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一一)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一二)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

俄徙坐西堂，幃幙簾榻，煥然奪目；妝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母起。生娃談

九年左右（卒於文宗太和初年。（公元八二七年左右）長於詩，與李賀用埒。每一篇成，樂工爭求之，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畫。惟恃才傲物，衆不能堪，曾被諫臣所劾，自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降職，後復官至禮部尚書致仕。（三）門族清華　益爲唐肅宗朝宰相李揆之族子，故云。（四）青衣　古以靑衣爲賤者服，故稱婢爲靑衣。（五）折券　言折其樂籍之券，不爲家妓也。（六）便辟　論語：『友便辟。』注：謂『習於威儀而不直』。（七）申未間　言在申時與未時之間。（八）蘇姑子　蘇姑，疑爲姑藏之譌。形誤文倒，蘇與藏近。李益姑藏人，故以姑藏子稱也。（九　曲甫上車門宅　此語不甚可解，曲甫，疑卽與唐人語意曲阿相同。上車門者，寺左門也。上車門宅，言寺左門之宅也。（一〇）何等……造次　何等猶言什麼，造次，急遽也。（一一）開簾雨句　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云：『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臆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階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作「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禮云：「江南以情人爲歡。」』此條可與本傳互參。（一二）巫山洛浦　巫山，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洛浦，文選注：『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縷金帶枕，時已爲郭后讒死。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思甄后，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洛神，宓妃也，本宓犧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洛浦，卽指洛神，並兼及曹植洛神賦中之戀意。巫山洛浦，總之均指男女間之私情而言。（一三）女蘿　古詩十九首「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女蘿無託，言失其依傍也。

（一四）秋扇　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扇至秋，則無用。喻婦人因色衰而見棄也。（一五）山河　當係左傳晉文公與舅犯濟河時之誓言事。（一六）日月　詩：『有如皦日，』指白日以爲誓也。（一七）婉孌　親愛之意。（一八）登科　李益於唐代宗大歷四年（公元七六九）登第。（一九）秦晉　春秋時，秦晉兩國世爲婚姻，故稱兩姓聯姻曰秦晉之好。（二〇）剪髮披緇　言作尼也。僧尼須剪髮披黑衣。（二一）東都　指洛陽。（二二）韋夏卿　韋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兩唐書均有傳。（二三）猜忌萬端　按此似非嚮壁虛造。如李肇國史補謂：『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唐書亦謂：『益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癡爲李益疾。』（二四）營十娘事　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謂：此事恰與在十字軍時遠征勇士封固其留在家裏的妻妾底腰部的那有名的「貞操帶」這東西同爲笑話。

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蹔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淸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七雜傳記類，下題蔣防撰，不載出自何書，當屬單篇別行。惟宋曾慥類說卷八稱異聞集霍小玉傳云云，則異聞集固嘗收入。然異聞集本爲纂集一時通行之散篇傳奇之作，與自爲書不同。且廣記既列入雜傳，則單篇別出久矣。此文係叙述中唐名詩人李益之風流逸事。胡應麟謂：『唐人小說紀閨閣事，綽有情致，此篇尤爲唐人最精采動人之傳奇，故傳誦弗衰（見少室山房筆叢。）』

【作者傳略】

蔣防字子微，（一作子徵，此從全唐文。）義興人。生卒年均不詳。年十八，父友令作秋河賦，援筆立就，于簡因妻以女，官右拾遺。元和（唐憲宗年號公元八〇六—八二〇）中，李紳即席令賦鞲上鷹詩，中有云：「幾欲高飛天上去，誰人爲解綠絲羅？」

紳識其意，乃荐之。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穆宗長慶（公元八二一——八二四）中，紳爲李逢吉所斥，防亦自尙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貶汀州刺史，尋改連州。事略散見舊唐書敬宗紀及唐詩紀事、萬姓統譜、常州志、全唐文等書。防以撰霍小玉事著名，此外尙有詩一卷。

【紬演】

霍小玉以貴族庶孽，淪落倡門，身世已大堪憐憫。其與李十郎之度戀愛生活，纏綿之情緒，專一之意志，洵非易覯。固不僅「資質穠麗」勝人已也。不知李益雖有才調，只知『重色』何嘗了解戀愛之眞諦；迨一懾於太夫人之嚴毅，即不敢有所辭讓，掩匿規避，其庸懦委瑣之弱點，盡情暴露，而從前與霍女信誓旦旦之約，已棄如敝屣矣。當小玉痛責李益負心一段，爲全篇最淒惋處，所謂『哀感頑豔』者是已。此種悲劇，似以寫至『遂不復見』處結束，較爲高致。末段敍述李益猜忌疑惡情狀，不特詭怪堪嗤，抑且示小玉度量之窄狹，減却讀者對彼之同情心。作者殆以爲李益最後受此懲膺，可聊紓對小玉抱同情之悲憤，不知畫蛇添足，結果或適得其反焉。然此爲小纇，本篇爲唐人傳奇小說中之佳構，實無疑義。鄭振鐸中國文學史謂：『寫得最雋美者，要算蔣防的霍小玉傳。……情緒的淒楚，令讀者莫不酸心；明人的平話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其所創出的情境與此傳也略相同。而不如此傳之微婉可喜。』明人湯顯祖以作戲曲之紫釵記，亦即根據此傳而作。

【注釋】

（一）大歷　唐代宗年號，公元七六六——七七九。（二）李益　字君虞，隴西姑藏人。約生於唐玄宗天寶中，（公元七四

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二一）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

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弓彈，丰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覯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謂母梳妝。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勉之間，強爲妝梳。妝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

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歔。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酬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

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繐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榼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

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暎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繞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床，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

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一八）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一九）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二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二一）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

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

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

嘗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

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

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資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九）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

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幷，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

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一〇）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急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儀容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承奉箕帚。』生謝曰：『鄙拙庸愚，不

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令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閤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動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一一）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

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敍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姸，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一二）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一三）無託，秋扇（一四）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一五）指誠日月，（一六）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一七）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

篇。清李漁十種曲中之蜃中樓，係併合兩者之趣向而成也。

篇中關於龍女之記述，近人研究所得，謂亦係受印度佛經中故事之影響，錄霍世休在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文中一節，足見梗概。霍氏謂『龍女的故事，在唐代最流行。……最爲人所稱道的，要算李朝威的柳毅傳……這種不見經傳的題材——龍女，不消說並不是中國道地的土產，而是外國（印度）輸入的洋貨。佛經裏關於這類的故事，便不知該有多少。……不過李氏能够運用大手筆，以印度的故事作基本，把許多相關的故事冶爲一爐，中間又滲入些中國的風土人情，遂鑄成了一幅悲歡離合的圖畫。』

【注釋】

（一）儀鳳　唐高宗年號，公元六七六——六七八。（二）涇陽　故城在今陝西涇陽東南三十里。（三）洞庭　在湖南境，爲湖南衆水之匯，周圍八九百里，我國第一淡水湖也。（四）密邇　逼近也。（五）阿房　宮名，在陝西長安縣西北，秦始皇所建，周三百餘里，極宏偉。後爲項羽所焚燬。（六）不諗鑒聽　諗，考驗之意，言於視聽方面未作詳細之考驗。（七）同氣　指兄弟也。（八）繾綣　牢固相着之意，指情誼上之聯絡。（九）狐神鼠聖薄社依牆　即猶言城狐社鼠，得志猖狂意。（一〇）踧踖　讀作蹙積，恭敬不安之貌。（一一）匪人　易：「比之匪人。」注謂所與比者，皆非已親。後以行爲不正者爲匪人。（一二）五蟲　禽爲羽蟲，獸爲毛蟲，龜爲甲蟲，魚爲鱗蟲，人爲裸蟲。見大戴禮。舊說龍爲鱗蟲之長，能興雲雨，利萬物，故爲四靈（麟鳳龜龍）之一。

傳奇小說集卷二

霍小玉傳

蔣　防

大曆(一)中，隴西李生名益，(二)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三)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

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四)也。折券(五)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六)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

經數月，李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七)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八)作好夢也未?有一神仙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

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

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

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

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

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往。

隴西李朝威敍而歎曰：五蟲之長，（一二）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

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題解】

此文出太平廣記卷四一九，引異聞集，題曰柳毅，無傳字，今增。爲敍柳毅下第，爲龍女傳書，後乃結爲姻眷事。故事雖荒誕不經，但趣味則頗濃厚，文筆亦極詳贍豐姸之極。明胡應麟謂『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當吐棄，而詩人往往用之。』又謂：『唐人傳奇小說，如柳毅、陶峴、紅線、虬髯客諸篇，撰述濃至，有范曄、李延壽所不及。』一人議論，而矛盾若此者，蓋前者係論事實，而後者則論文章，各有專注，論斷自難一致焉。

【作者傳略】

李朝威，隴西人，生卒年及其生平行事均不詳。汪辟疆唐人小說謂：『作者李朝威，生平無可考。就本文開元末毅表弟薛嘏謫官東南，經洞庭見毅，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往等句觀之，則李固掇拾傳聞，其筆諸篇籍，恐亦在貞元元和之間矣。』果如此，則李氏九世紀初尚健在，惜其所作除本文外無他篇可資考檢矣。

【紬演】

本篇故事荒誕不經，有類神話。惟傳統之倫理道德思想，亦潛伏於其中，文學固不能不爲時代環境所限制焉。此中事實，如龍女嫁柳毅以報德，柳毅遺薛嘏藥丸以增壽之類，似陷於鄙俗。然柳毅事唐代殊爲盛傳。唐末復有本此文而作靈應傳，（見太平廣記卷四九二）元尚仲賢更演爲柳毅傳書雜劇，又元曲中有李好古之張生煑海，爲柳毅傳書曲之極好姊妹

『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疎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

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敬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

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

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傳書，至今睽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値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愼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酧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

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

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鋋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淸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九)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一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

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一一)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誇九洲，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

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五）。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

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卽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于秦。昨下第，閒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于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

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六）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搆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

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者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七）之

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

因告辭曰：『願得生還，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

（八）因命酌互擧，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

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也，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

柳毅傳

李朝威

儀鳳(一)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二)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

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三)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四)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

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玆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

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夫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

夢，而應該屬於「魂遊」一類。」霍氏又推論此種魂遊的故事，實來自印度。蓋印度對於靈魂之觀念，在哲學上有其輪迴之說法，當無待言。即在一般人事上亦有其特殊之信念，信仰人在睡眠時，其靈魂能離軀殼而遊行，或能作意念中所欲作之事，此即魂遊觀念之來歷也。故霍氏謂：『魂遊的故事在中國，最早見於續搜神記，無疑的也是來自印度；因爲當時正是佛經輸入中國很盛的時期，而搜神記與續搜神記都同佛經有着相當的關係。到了唐代，這類故事更多起了。李氏的南柯太守傳而外，張讀的宣室志有裴師德一篇敘裴氏魂遊地府，這個不消說，更是印度的故事。』足證中國文學與外國思想接觸後所得之影響，其深刻鉅大有如此者。

自後據本篇而敷衍成劇本者，有明湯顯祖之南柯記，及車任遠四夢記中之南柯夢。

本文結構之綿密，與敘寫之愜當，自有可值得稱述者：如欲將「南柯之虛浮」及「人世之倏忽」描繪出之，則應着意於人生前後之盛衰菀枯情狀作具體對比之寫法，則意思自極清醒。當淳于棼初入槐安國時，「左右傳呼，行者爭闢，執門者趨拜奔走」，其聲勢何等煊赫；及至被斥遂歸，「乘車甚劣，親使御僕，遂無一人」，相形之下，何以爲情，此一事也。又如淳于棼統治「南柯郡」時，「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莫比；及至「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流言怨悖，鬱鬱不樂」之時，則滿腔牢愁，無地可埋，此又一事也。篇中羣女爭以淳于郎爲戲弄一段，歷數往事，意趣至爲佳勝，一方實爲淳于棼之「不守細行」作注解。最重要者，爲淳于棼夢醒後，與二客尋槐下穴一節，將過去種種盡行結束，章法至爲謹嚴。最後作規諱之辭，則爲本篇主旨之所在。

【注釋】

(一)游俠　凡能仗義而以權力輔人者曰俠游，交游也。史記有游俠列傳。(二)沷魄　失業無聊也。(三)駙馬　官名，魏晉以後，尚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世人因稱主壻爲駙馬。(四)辟易　退避也。(五)羔雁　禮：『凡贄，卿羔，大夫雁。』今謂顯貴者之禮聘，恆用此語。(六)中心兩句　詩經中語。(七)覆餗　喻不勝任而敗事也。易：『鼎折足，覆公餗。』(八)晨昏　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其衽席，省其安否，晨昏定省，爲候侍父母也。此因將遠離父母，故曰晨昏有間。(九)玄象　玄象，天象也。日月星辰，在天成象。古代以日月食之類爲天象之變，以爲上蒼垂誡之徵。(一〇)蕭牆　謂至近之地。論語：『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一一)偕老　言夫婦之情，期相偕以至於老也。詩：『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一二)廣陵郡　後漢置，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一三)慧　古篲字，帚也。(一四)磅礴空圬　磅礴，混同貌，圬，疑爲嗙字之誤，空嗙，虛大貌。(一五)嵌窞　嵌通坎，陷下之處，窞，坎之深者。易：『入於坎窞。』(一六)李肇　字里、生卒年均不詳，約唐憲宗元和中前後在世，累官尚書左司郎中，遷左補闕，入翰林爲學士。著有翰林志一卷，國史補三卷。

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虛浮，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覿淳于生棼，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一六）贊曰：

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題解】

本篇出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五，題為淳于棼，注云出異聞錄。今從唐語林，作南柯太守傳。傳為李公佐於唐德宗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所作。

此文與沈既濟枕中記均假夢幻以寓規諷，用意略同；受道佛思想之影響，至為顯著。惟韵味濃郁，較為精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其立意與枕中記同，而描摹更為盡致。……篇末言命僕發穴，以究根源，乃見蟻聚，悉符前夢，則假實證幻，餘韵悠然，雖未盡於物情，已非枕中之所能及矣。」日本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云：「南柯記大意是說淳于棼在槐樹之下

晝寢，忽爲「槐安國」王底女壻，統治「南柯郡」的一個夢。「槐安國」即蟻之世界。如讀莊子列子底寓言很覺有趣，是譏諷人生之營營逐逐者。棼既從夢中醒來，與二客查看蟻穴一段實極精密。雖近世的動物學者對於這種記事，也應投筆而三歎。』全篇要旨，觀此可略見一斑。

【作者傳略】

李公佐生平事實，不易詳知。據本傳及其所作之謝小娥傳馮媼傳古嶽瀆經等篇，更加以全唐詩唐書宣帝紀中之記載，略作推證，可考見其生平如次：

公佐字顓蒙，隴西人。嘗舉進士，元和（唐憲宗年號，公元八〇六——八二〇）中，爲江淮從事，後罷歸長安。會昌（唐武宗年號，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初，爲楊府錄事，大中二年（唐宣宗年號，公元八四八），坐累削兩任官。當生於代宗時，至宣宗初猶健在（約公元七七〇——八五〇）。

【紬演】

前述本篇與枕中記用意雖略相同，然細繹兩作故事之性質與來歷，亦不無差別。霍世休又在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文中，作如次之研討：『枕中記的故事，其夢的出現，完全由於一種法術，或者用佛經的話，稱爲「神通」。這種故事，我稱之爲幻夢的故事。南柯太守傳裏的夢，顯然與此有別。它敍述淳于棼在酒醉之際，被邀到「大槐安國」，經歷了種種世態，誠然與枕中記相類；可是夢醒之後，命僕人尋穴究源，得到螞蟻的巢穴，仍一一可與夢中的經歷印證，便知道這故事不屬於幻

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轝之至。謚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

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九）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一〇）』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與君子偕老，（一一）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送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愈怏怏。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一二）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潸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別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

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一三）於。庭，一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

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一四）圬，嵌。窞（一五）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薈，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曲，若。龍。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

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

生於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覲。』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覲，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

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七)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

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穰，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八)今日暌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輿，武衞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於王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

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逃，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

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敝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

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四）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衞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為父在邊將，因殁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羔雁（五）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殽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為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

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

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眞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眞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六）」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

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敍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

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覩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宛轉淸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娣，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

戰國時趙都，故城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十里，俗呼爲趙王城。（四）隱囊　隱，倚也。謂倚憑於行裝。（五）青紫可拾　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故青紫係指貴官。漢書夏侯勝傳：『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言得官極易也。（六）同州　故治即今陝西大荔縣。（七）汴州　即今河南開封縣。（八）吐番　國名，即今西藏地。唐初甚強盛，時爲邊患。（九）河湟　謂黃河湟水兩流域之地。（一〇）居延　即今甘肅酒泉縣邊外蒙古額濟納旗。（一一）飛語　一作蜚語，無根之語也。（一二）獻替啓沃　獻替，謂獻可替否也。蔡邕文：『智淺謀陋，無所獻替。』啓沃，書：『啓乃心，沃朕心。』謂開陳善道以告君也。（一三）同列害之　謂與彼同在官位之人，因此嫉忌之。（一四）負乘　易繫辭上：『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一五）履薄　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戒懼也。（一六）三事　古人謂三公曰三事大夫。三公雖無職，而外與九卿之事，故曰三事。（一七）鐘漏並歇　鐘鳴漏盡，喻殘年也。（一八）彌留　書：『病日臻，既彌留。』謂病日甚，久留於身而不瘳也。今謂病重瀕死爲彌留，本此。（一九）休明　休，美也。謂盛德美顯也。左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二〇）紀　十二年爲一紀。（二一）無妄　一作無望。國策：『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無妄，史記作無望，無望猶不望而忽至。此言病在無甚希望中，或偶可期其痊愈。（二二）窒欲　窒，閉塞也，閉塞其人世間功名富貴之欲望。易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一)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二)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淸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

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靑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卽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

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郛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闢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三)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殽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

李肇，即擬以莊生寓言，與韓愈之毛穎傳並舉（國史補下）。文苑英華不收傳奇文，而獨錄此篇及陳鴻長恨傳，殆亦意主箴規，足爲世戒矣。」汪辟疆唐人小說亦云：「唐時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學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指枕中記）於短夢中忽歷一生，其間榮悴悲懽，刹那而盡；轉念塵世實境，等類齊觀，出世之想，不覺自生，影響所及，逾於莊列矣。」觀此二說，則本篇旨趣所在，當不難略得梗概也。

【作者傳略】

沈既濟，蘇州吳人（元和姓纂作吳興武康人，此從新舊唐書。）生卒年均不詳。經學該博，楊炎薦其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嘗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議不行。德宗立（公元七八〇），銳於治，詔兩省分置待詔官，權公錢收子贍用，既濟諫止。貞元（德宗年號公元七八五——八〇四）時，楊炎得罪，既濟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復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著有建中實錄十卷，及傳奇文枕中記任氏傳兩篇，並行於世。

【紬演】

大凡小說中之題材，未必盡爲作者瞑想所創造，往往於有意無意中或根據舊籍，或掇拾傳說，或採擇眼前見聞可及之事實，加以分析綜合，而構成此換骨脫胎之新組織。枕中記所採取之題材，當亦不能外此。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引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化人之說，謂「唐人所著南柯太守傳黃粱夢（即枕中記）櫻桃青衣之類，皆本於此。」又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云：「枕中記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雖詭幻動人，而亦非出於獨創，干寶搜神記有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

事大旨悉同，當即此篇所本。』近人霍世休在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一文（見文學二卷六號）中，謂『洪氏和魯迅的說法，也祇有一半是對的；因爲列子和搜神記的故事與上述唐人的傳奇，實出自一個共同的來源，那就是印度的故事。』並引雜寶藏經十二娑羅那比丘爲惡生王所苦惱緣中尊者迦旃延爲娑羅那現夢一段，又謂『鳩摩羅什譯的大莊嚴論經卷十二第六十五故事也大體相同。』並推論搜神記及列子所記，源本佛經之可能性。可見本篇中之故實，其淵源亦自可尋繹而得也。後人敷衍此故事而成之劇本，有元人馬致遠之黃粱夢雜劇；（見元曲選）明人湯顯祖之邯鄲記；（見六十種曲）又明人車任遠之四夢記中有邯鄲夢；（見李斗揚州畫舫錄現已佚）均從本篇加以點染而出者也。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中之續黃粱，殆亦全本於此，而結局稍加以變化者。

全文可分三大段：第一段爲呂翁與盧生晤見應答之記載；第二段爲盧生夢中所經歷之事，其中敍述被誣下獄，顧謂妻子一節，與前段初至旅邸時情狀作映帶，文情至爲醒豁。又夢醒前之一疏一詔，淵懿可誦。第三段爲盧生夢醒後，經呂翁指點，頓生澈悟，將人世間之寵辱、窮達、得喪、死生等，常人所不能忽置而必須關心較量者，盡行勾消，而歸本於「窒欲」「規誨」之意，躍然紙上矣。

【注釋】

（一）開元　唐玄宗年號，公元七一三——七四。（二）呂翁　有指爲即俗傳八仙中之呂洞賓（巖）其實呂巖雖確爲中晚唐人，但了無神異，更非道教祖師，其爲後人傳會，不言不知。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中，辨之綦詳。（三）邯鄲

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㚟新被殺，河湟（九）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一〇）以頌之。歸朝册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一一）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令，一日三接，獻替啓沃，（一二）號爲賢相。同列害之，（一三）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制下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御史；位爲太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敘。過蒙殊奬，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

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一四）貽寇，履薄（一五）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一六）鐘漏並歇，（一七）筋骸俱耄，彌留（一八）沈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一九）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二〇）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二一）期於有瘳。』是夕，薨。

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二二）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題解】

本篇今所傳有兩本：一在太平廣記卷八十二，題作呂翁，注云出異聞集（已佚）；一見於文苑英華卷八百八十三，篇名撰人名畢具。就兩本加以勘校，字句頗有異同。本篇係根據文苑英華本。惟唐人說薈改稱張泌作，莫喻其故，殊不可從。

沈氏此作，用意在使熱中者流，悟及塵世間之功名富貴，轉瞬盡成夢幻；況其中苦樂悲歡，迭相乘除，短促之人生，未必盡能饜足一己之欲望也。魯迅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云：『旣濟爲史家，筆殊簡質，又多規誨，故當時雖薄傳奇文者，仍極推許。如

也，謂天時已晚。（一三）少選　須臾也。（一四）歘然　歘音颮，歘然，忽然也。（一五）𪅀　音烏，戲相擾也。（一六）猳
玃　音嘉矍，猿類。爾雅釋獸：玃父善顧。郭注：猳玃也，似獮猴而大。（一七）哉生魄　月輪郭無光處曰魄。陰歷朔後明生
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哉，始也。哉生魄，謂月輪始生暗層，當為陰歷月之十六日也。（一八）泫瀾　泣貌。（一九）一子
即指歐陽詢，詢字信本，生於陳武帝永定元年（公元五五七）卒於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博貫經史，仕隋為太
常博士。太宗時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善書，初倣王羲之，而險勁過之，人以為法，號率更體。編有藝文類聚
一百卷，隋以前遺文祕籍，十九不存，此書足資考證。（二〇）江總　字總持，濟陽考城人。生於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公元
五一九）卒於隋文帝開皇十四年。（五九四）陳後主時，為僕射尚書令，不持政務，日與後主宴遊後庭，與諸文士共為豔詩，
號為狎客。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一）七年，道士有呂翁（二）者，得神仙術，行邯鄲（三）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四）而坐，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於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於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五）今已壯適，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

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甆，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淸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六）遷陝牧。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七）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番（八）悉

〔一八〕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郎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

紇妻周歲生一子，『一九』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二〇』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題解】

本篇見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四，而題作歐陽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小說類云：「歐陽紇者，詢之父也。詢貌獮猿，蓋常與長孫無忌互相嘲謔矣。此傳遂因其嘲廣之，此實其事。託言江總，必無名子所爲也。」按歐陽詢與長孫無忌相互嘲謔之事，孟棨本事詩及劉餗隋唐嘉話中均有記述，好事者乃綴拾此諧謔之故事，虛構而成此篇，意謂歐陽詢與白猿有血統之關係，亦謔而近虐矣。胡應麟四部正譌亦曰：「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猱，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僞撰者託總爲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按唐代士人彼此間偶有嫌隙，輒以佻巧之筆墨互肆詆譏，如李德裕門人僞撰周秦行紀，以搆牛奇章之類者，殆數見不鮮也。歐陽詢忠孝氣節，文章書法，均爲世所重，遭此謗瀆，豈生前亦有怨家藉此報復歟？抑文人輕薄之所致歟？

【紬演】

最早之傳奇小說，當推本篇及王度所作之古鏡記。（見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寫作時代，雖未能確指，然在唐初，則無疑

義。古鏡記僅雜綴諸靈異事，結構與描寫，均遠遜本篇。鄭振鐸云：『補江總白猿傳……乃是單一的故事，頗具描寫的姿態，與後來的傳奇文很相同。惟此作有大可注意之處：紇妻被奪事，大類印度最流行的拉馬耶那（Ramayana）的傳說；而若飛的神猿，又是這個傳說中之所有的。或者中土的講談者，把魔王的拉瓦那（Ravana）和敍八的神猿竟纏合而為一了罷。這故事在後來的影響極大。宋元間的陳巡檢梅嶺失妻的話本戲文等，皆由此而衍出者（見鄭著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九章傳奇文之興起）』按本篇敘寫歐陽紇失妻時之疑懼光景，尋妻時之險絕境地，與縛殺白猿時穿插得法之錯綜情狀，文筆至為簡潔。所謂『頗具描寫的姿態』，殆即指此。至本篇事實，偶與印度之傳說類似一節，亦至有趣味。實則老玃竊人婦生子事，舊說亦有根據。如漢焦延壽易林云：『南山大玃，盜我媚妾。』晉張華博物志中，言之綦詳。本篇作者似據此舊說，加以推衍，使神味益覺盎然耳。

【注釋】

（一）大同　梁武帝年號。（公元五三五——五四五）（二）桂林　郡名，在今廣西。（三）歐陽紇　字奉聖，臨湘人，有幹略。陳文帝天嘉中，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陳宣帝以紇久在南服，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遂舉兵反，後兵敗被殺。（四）罙　即深字。（五）假寐　不脫衣冠而寐也。詩小弁：『不遑假寐。』（六）篠　通簫，竹也。馬融賦：『林簫蔓荊。』注：『簫與篠通。』（七）遠所舍　言遠離所舍至二百里也。（八）絙　同緪，大索也。（九）薦　臥席也。（一〇）操兵　操持兵器也。（一一）騁力　騁，恣任也，恣任其勇力。（一二）晡　申時

旬餘，遠所舍（七）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八）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九）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

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一〇）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愼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綵醪與麻犬，如期而往。

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一一）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

日晡，（一二）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一三）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諸笑甚歡！既飲數斗，則又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

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

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欻然（一四）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一五）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音會利，然其狀卽猳玃（一六）類也。

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一七）石磴失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



補江總白猿傳

佚名

梁大同(一)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二)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三)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罙(四)入無阻。

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五)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

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罙臨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六)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經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

一　本集前附序言，爲傳奇小說作大體之論列；後附參考書目，藉便閱讀者作進一步之研究。

一　本集限於篇幅，選擇未周，銓解失當，或其他未盡善處，自必難免，至希賢達，予以指正。

目次

卷一

卷二

顧氏文房小說　明顧元慶輯。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是書共四十種四十七卷，其中有幾種傳奇小說，頗不經見，可和前書互參。

舊小說　近人吳曾祺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分甲、乙、丙、丁、戊、己六集，清前短篇故事和小說，搜羅不少。

唐宋傳奇集　魯迅編。北新書局出版。

是書分八卷四十八篇。唐宋著名傳奇小說，略備於此。卷末附有稗邊小綴，於入選的作品，作簡要之考證，可助肄習。

中國短篇小說集　鄭振鐸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現出至第三集上册，共四册，兼選傳奇平話兩派作品，然大部爲傳奇小說，

唐人小說　汪辟疆編。神州國光社出版。

是書精選唐代著名傳奇小說，上卷錄單篇，下卷存專書，根據舊本校錄付刊。至作者生平，本文來源，旁採雜書疏證於後，頗便參閱。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編。北新書局出版。

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鹽谷溫著，孫俍工譯。開明書局出版。

以上兩書，關於傳奇小說，都有專篇說明。要理解其內容和變遷，足資考查。

民國二十四年，雙十節，胡倫清於杭州。

編例

一 本集遴選中國傳奇小說重要作品，分爲七卷，計三十篇。

一 本集分卷，以時代先後爲次序。卷一、二、三爲唐，卷四爲宋，卷五爲明，卷六、七爲清。於以時代爲排列中，亦兼寓他意。如卷一爲神怪類，卷二爲戀情類，（東城老父傳除外）卷三爲豪俠類，又蒲松齡作品，量多質佳，故卷七全選聊齋之作。

一 本集各篇文字，如遇舊本有出入處，均詳審考訂，擇善而從，詳見題解中。

一 本集爲閱讀者得能深刻了解起見，每篇後附有：

(1)題解　爲注明本文出處，及全篇大意提要。

(2)作者傳略　將作者一生重要事蹟，及學術上文學上之成就，擇要敍述。

(3)紬演　關於本篇意義，文字，結構，及其他參考材料，加以探討與申述。

(4)注釋　各篇不易了解之辭語，爲作注解。

一 本集於各篇重要點及精采處，施以密圈，以引起閱讀者之注意體認及興味。

來元明清底劇作家根據了編劇的，不知有多少。——可參看下面入選各篇篇末底說明——這情狀，正像現在所謂平劇，根據了過去的幾部白話小說——如三國、水滸、西遊，以及各種公案小說之類——底故事去編戲一樣。從這兩者底連繫處去探究，亦極有意趣的一件事。

三爲可察出受到外來文學底影響　文學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的，假使一國底文學，能和其他國家底文學接觸頻繁，交換的機會多，延續的時間長，必能彼此互受影響，易於創造一種嶄新的文學。我國過去持着閉關自守的主義，對於鄰國的一切，素極藐視。深閉固拒的態度，遂致事事落人之後，吃虧到如今。然就文學方面實際上看來，還是不能澈底排擯外來文學的衝擊，而質和形兩方卻無形中起着變化。魏晉以後，如印度，如阿剌伯，如波斯，都曾給我們文學以鉅大的影響。如入選的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柳毅傳等篇中，就可略窺見一些憑證。

四爲可推測當時政治或社會上底情狀　文學一方固然不受時空的限制，但一方究爲此時此地所作，故又可把此時此地底政治社會上情狀毫無隱飾地盡態表現出來。如讀紅線傳，柳氏傳，可以見得那時藩鎮的跋扈，驕將的橫行，和政府優容敷衍的失策。讀非煙傳，小青傳，自然要想到婚姻制度的不良，女性解放的必要，和蓄妾陋俗之急應剷除。讀東城老父傳，促織等篇，宮闈間一件細

徵的娛樂，可造成民間底俗尚，甚至禍民的關係，亦顯著的探察得到。諸如此類，都可在小說裏反映着寫作時政治社會或其他方面底情狀，較嚴正的史籍裏，或許更為眞實可靠呢。

隨舉這較重要的四條，已可證明傳奇小說確有研習價值的意思。觸類旁通，會心不遠，自然還不止這一些。茲值編集完成，敢將這類小說底源流，種類，特徵，和其他研究時應有的認識，簡略地述說「一得之愚，」誠懇地貢獻於讀者之前。

【參考書舉要】

太平廣記　宋李昉等編。有掃葉山房石印本，筆記小說大觀本。

是書共五百卷，編選時採用書籍多至三百四十五種，自漢魏至五代的小說家言，本書現已散亡的往往賴以考見。四庫書目稱為「小說家之淵海，」確非虛譽。末有雜傳記九卷，都是唐代底傳奇小說。

唐人說薈　清陳蓮塘編。有掃葉山房石印本。

是書共十六集，總目一百六十四種。其中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集中所選，都為唐代重要的傳奇小說。如嫌廣記太繁重，是書可供參考。

古今說海　明陸楫等編。有集成圖書公司鉛印本，商務印書館現收入叢書集成中。

是書共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四十二卷。明代前傳奇小說搜羅頗多，較陶宗儀說郛為詳贍。

下，小說多平實而乏文彩，實無怪其然。

第三　唐代傳奇小說名作如林，一步一趨去模擬它的，本不易見好。而且陳陳相因，沒有新意，自落下乘。

明代底文學，長篇戲曲，和長篇白話小說，作大量的產生，重心傾向於這方面。爲傳奇小說支撐殘壘，死守勿去的勁卒，也不過僅爲瞿佑李禎等寥落可數的幾個。然一般文人研究它底興味，已漸漸引起。嘉靖以後，這種風氣似更趨發皇。陶宗儀底說郛，陸楫底古今說海，顧元慶底文房小說等書名選集，亦於那時刊行，給予傳奇小說以有力的推動。就是當時專做古文的人，也喜爲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編入個人文集中，這種愛好傳奇的風尚，直到清初，還是依舊沒有衰歇的。我們讀張山來編底虞初新志，和鄭醒愚編底虞初續志，可以想見明清之間底文人，對於傳奇小說如何嗜愛的一斑了。

到了清代，寫作傳奇小說的更盛於明，且其中又參着志怪的成分。蒲留仙底聊齋志異，是彙集志怪和傳奇於一爐，而別開生面的。而文辭的簡鍊雋潔，似乎較唐人小說更勝一籌。傳奇小說中有了它，大概已登峯造極，到了無可再展拓的境地了。後來儘管羣起倣慕的，如沈起鳳底諧鐸，和邦額

底夜譚隨錄，浩歌子底螢窗異草，管世灝底影談，馮起鳳底昔柳摭談，鄒弢底澆愁集，宣鼎底夜雨秋燈錄，王韜底遯窟讕言，淞濱漫錄之類，數實不少。然既是步其後塵，未免相形見絀，差不多已成強弩之末了。

以上是略述傳奇小說由發生而漸次演變，盛衰，那一段過程的梗概。最後要一說我們爲什麼研究傳奇小說底意旨。

一爲鑑賞優秀的文學作品　檢點吾國過去的文學作品，配稱優秀的，本極缺乏。況且純文學中，除詩歌外，小說和戲曲，又爲我國過去不重視的玩意兒，自難獲得圓滿的成就。傳奇小說，總算是能在荒涼蕪雜的郊野裏，開着一朵燦爛的奇葩。它具備着內質和外形的美，已詳述於前。文章底工具和體式，不妨隨時遷變，而內質和外形方面，可供我們參酌會通處的，却大可盡量利用。近世國外底文學名著，已陸續從事介紹進來，本國底文學優秀作品，自不容任意棄置。於是傳奇小說的研究，乃爲必要的了。

二爲可了解與戲曲題材的連繫　小說需要故事，戲曲亦需要故事。雖則故事有時宜於此，而不宜於彼，然實極易發生連繫的現象。傳奇小說，——尤其是唐代底傳奇小說中底故事——爲後

式和派別，達到了發達完成的地步，能夠吸引羣衆去馳騖鑽研，決不是一朝一夕間所能實現那演進變遷的路徑，自亦耐人尋味而探索的。唐代底傳奇小說，當然亦不能無所承襲。它至少有一部分是承襲漢魏底神仙故事，六朝底志怪小說演變而成。胡應麟二酉綴遺中說：「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其筆端。」這就可見兩者演進的軌跡。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亦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尙不離於搜奇記遺，然敍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這不僅說到題材底性質，並連及到文辭和描寫方法上去了。——最近魯迅在文學百題中拘泥了隋書經籍志小說類底看法，說六朝人小說，是沒有記敍神仙或鬼怪的，所寫的幾乎都是人事。」而把志怪小說，如搜神記，續齊諧記等，歸入史書裏去，似乎有點武斷。

然而唐代底傳奇小說，確實不是六朝志怪的範圍所能限止得住了。它除寫神怪的故事，如柳毅傳，南柯太守傳等外，可以寫纏綿悱惻像霍小玉崔鶯鶯那樣的熱戀，又可以寫伉爽雄健像虬髯客紅線那樣的豪情。可以寫社會間底風俗習尚，如東城老父傳；亦可以寫個人底遺聞逸事，如長恨傳。總之，它敍寫的材料，是多方面的；而它的成就，實爲過去所不易企及的。

傳奇小說，既經在唐代打定了一個深厚的基礎，後來起而附從摹倣的，就風發雲湧，從沒有斷絕過。這裏且把唐以後演變的沿革，畫個簡單的輪廓罷。

盛極必衰，宋以後底傳奇小說作家，就很顯露着難以爲繼的狀態了。並且除樂史秦醇寥寥數人外，竟連眞姓名也不願署在作品上了。至於文章，亦遠不如前。胡應麟說：『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筆叢卷二十九）。』又說：『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益以俚俗，又在數種下（筆叢卷三十六）。』這兩段文字已淸楚的把宋明時代底傳奇小說，不及唐人底處所指點出來了。

這眞是個不可諱飾的事實。傳奇小說到了宋代，確淪入了一個衰替式微的時期。唐人小說那種悲壯的氣分，哀豔的情緒，纏綿的風致，幽玄的想像，和濃郁秀麗的筆調，不知怎的那時竟無形的消失了。就我個人的推想，原因：

第一　宋人寫作小說底興趣，那時已轉變到另一種體式——話本方面去，沒有心緒來從事於染指已多，難免陳舊的傳奇小說上去了。

第二　宋代理學極盛，一般文人或多中着詞章害道的成見，並抑制情感的抒發。在這種趨勢

思想。傳奇小說底內容，固含着詭譎神祕的意味，但並不純粹以給予人們消遣爲目的。篇末往往把作者寫作的用意所在，明白道出：或說志在規誨，或說意取窒欲。雖則這種見解，未免落入「勸懲」的俗套，但作者想努力宣揚正當善良的思想那一番苦心，是無可非議的。

二．形式方面　就文字上講：傳奇小說發生於唐初，那時六朝綺靡藻麗的文體，爲改革風氣所推動，已到了轉向的時期，散文底運動漸次高漲，所以它表面上已使用那種新文體（散文）來寫作，然駢儷整齊的語句，依舊還時有錯出。而它底風格，大體傾向到華豔秀美上去，實際還是和六朝文較爲接近。——鄭振鐸在他底中國文學史中說「唐代傳奇文是古文運動的一支附庸……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東西，」未免是皮相之談。——再就描寫的體式來講：傳奇小說中，無論是記事寫景和抒情等方面，似乎特別注重鋪張和具體的形容一道。胡應麟莊嶽委談中曾說：「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爲傳奇體。」按范氏底岳陽樓記，並無故事爲之間架，乃係鋪張登樓所引起的「覽物之情，」一將雲雨風浪水天烟月等自然現象，作具體的形容，而感發或喜或悲的情態的。這就是傳奇小說作家描寫的手法。最後要講到它底結構：作者大多能使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作人生片段的描寫，雖未必盡能合得上近代短篇小說底結構，然如入選的枕中記，東城老父傳，虬髯客傳，紅線

傳，崑崙奴傳，中山狼傳，嬰甯等篇，布局的完整，剪裁的得法，是極能符合這樣的結構而毫無遺憾的。

文學底要素，通常是指情感 Emotion 想像 Imagination 思想 Thought 形式 Form 四種，傳奇小說，既經具備了這四要素，那自然可算是一種優越的文學作品了。

傳奇小說何以發達於唐代底原因，亦應得略作探測。據宋趙彥衞雲麓漫稿說：

『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

原來這種小說，是具有敲門磚的效用，而爲當時士子藉以作進身之階的。利祿所繫，自能驅使一般讀書人去研究，去撰作。就是得志做了官的，也還可以靠了它去迎合上司底脾胃，使得升官發財的機會可更有把握些。如裴鉶所撰的三卷傳奇，就有這個作用。胡應麟曾說：『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見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即爲一證。不過自從這種新奇的文體發生後，造成了風氣，一般文人無所爲而自願使用這種體式寫作的，當然是跟着興起，傳奇小說於是踏進了恢宏喬皐的境域了。

寫作傳奇小說底最初動機，固極鄙俗；然作品之佳，卻無人可以否認。不過無論何種的文學體

堅固不拔的基礎，表現着劃時代底艱鉅工作。沿流溯源，繼往開來，無疑地是值得詳密的探討和研究的。

小說爲什麼加以傳奇的冠詞，這「正名」的事，是最先要亟待解釋的。這兩個字，雖是仍襲古書現存的詞類而沿用着，然意義抽象含混，原不是最適當的佳詞，但卻可顯示着這類小說底一些內容。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嶽委談中說：

>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諢，元爲雜劇，」（按見輟耕錄卷二十五）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鉶所撰。……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此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

胡氏所說，實有點誤解。陶宗儀是元末明初時人（公元十四世紀後半）傳奇底戲曲，剛在開始。他所指唐傳奇，當然係指小說而說的。胡氏爲明萬曆時代（公元十六世紀後半）底人，那長篇戲曲底傳奇，已發達到個相當程度。他否認唐代小說以傳奇名，而要奪以歸之明代底長篇戲曲，可說昧於傳奇這一個詞類的沿革了。要知道唐代底短篇小說名爲傳奇，宋人早已這樣地說。明朝長篇戲曲所以稱爲傳奇，大概爲的是這種戲曲底題材，多半是取之於唐代傳奇小說中，因而承襲這現存

名稱的緣故。胡氏謂「展轉爲此稱，」好像後人把明戲曲底傳奇名稱，追加到唐代小說上去，這倒果爲因，亦太嫌牽強了。

然而傳奇之名，實確始於裴鉶所著之書。裴鉶底傳奇三卷，唐志宋志都曾著錄，其中如崑崙奴，聶隱娘，裴航，崔煒等傑作，都爲描繪劍俠神仙驚心動魄的故事。這種書，在趙宋時頗爲盛傳。那時底人於是概括的將唐人所作類於裴氏書底一流小說，統稱爲傳奇了。這是傳奇一詞的來歷，和傳奇小說那名稱確立過程的一段說明。

次則我們要討究傳奇小說底內容和形式。

一、內容方面　第一、它能表達豐富宛委的情感。無論敘寫神怪戀情豪俠等任何題材，神態和情緒，總是異常活躍的。宋洪容齋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這雖單指唐人小說而言，但自可類推到一般的傳奇小說都是善於抒寫情感的。第二、它能創造高卓玄妙的想像。小說中底故事，未必盡爲實有其事，且可說大部還是作者有意虛構，以便達到他某種目的的，這就是想像。傳奇，是傳述瑰奇的意思。那種瑰奇不平凡的事，在想像中去自由創造，似乎更能美滿佳妙一些。傳奇小說對於這點上，確曾作着優越的表現。第三、它能包含正當善良的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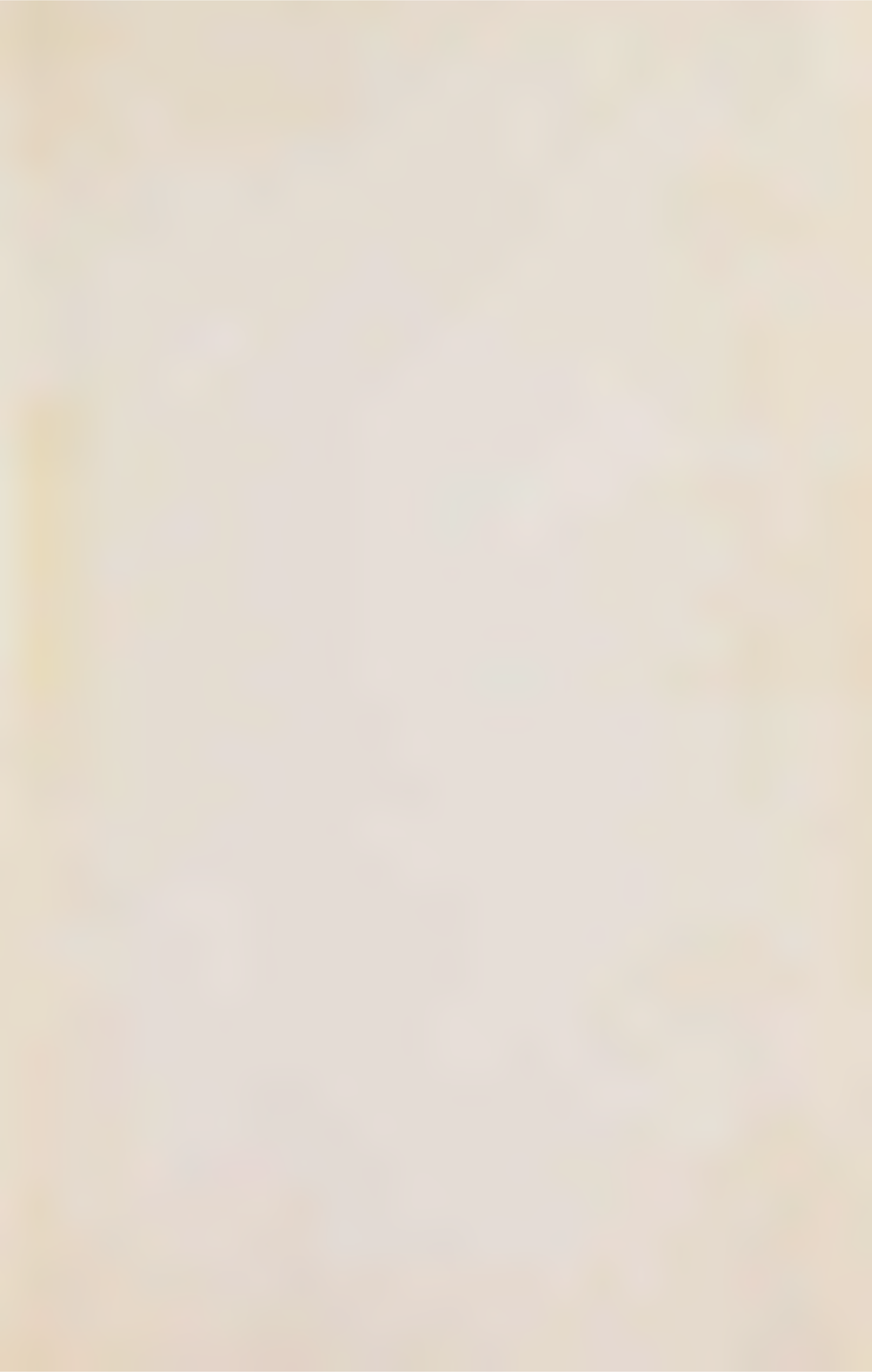
小說之在吾國，雖則一千八九百年前已於漢書藝文志九流十家中，佔據了一席地；但其按語，則指爲「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閭里小知者之所及，」是體面的「君子弗爲」的事情。像這樣的輕蔑賤視，而要使它康健發育，達到成熟的境地，這原是極渺茫的一種期望。然而「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的中間，卻能潛伏着人生底眞相，由瑣屑宛曲的故事，和喜怒哀樂的表情裏透露出來，深深地打動各人底心絃，而引起愛說愛聽愛讀的濃厚興趣的。那「閭里小知者」對於眞實人生的體會，比較那虛憍浮薄的大人先生們所見到的，或許更要深刻切貼一些。所以它儘管在過去爲一般傳統思想很深的人所奚落，所鄙賤，但是它卻擁有更多的信仰它底羣衆，依舊不斷地在發展着，演變着。這裏面可區分爲兩大系統：一爲創始於唐，以典雅的文言寫作的傳奇派；二爲創始於宋，以通俗的語體寫作的平話派。這兩派各自循着自己底路徑進行展拓，在吾國底小說史上放着璀璨的異彩，原是各有千秋，無須強分什麼誰高誰低的。這裏要選拔傳奇派底小說編纂成書而加以論列的用意，是在吾國底小說起源固然很早，但一直到了唐代底傳奇小說起來，才樹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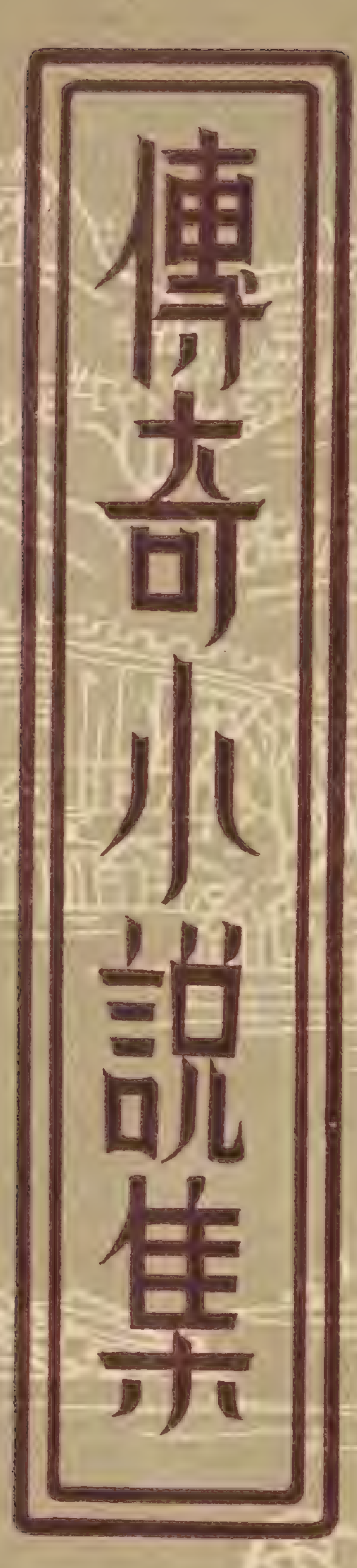
張全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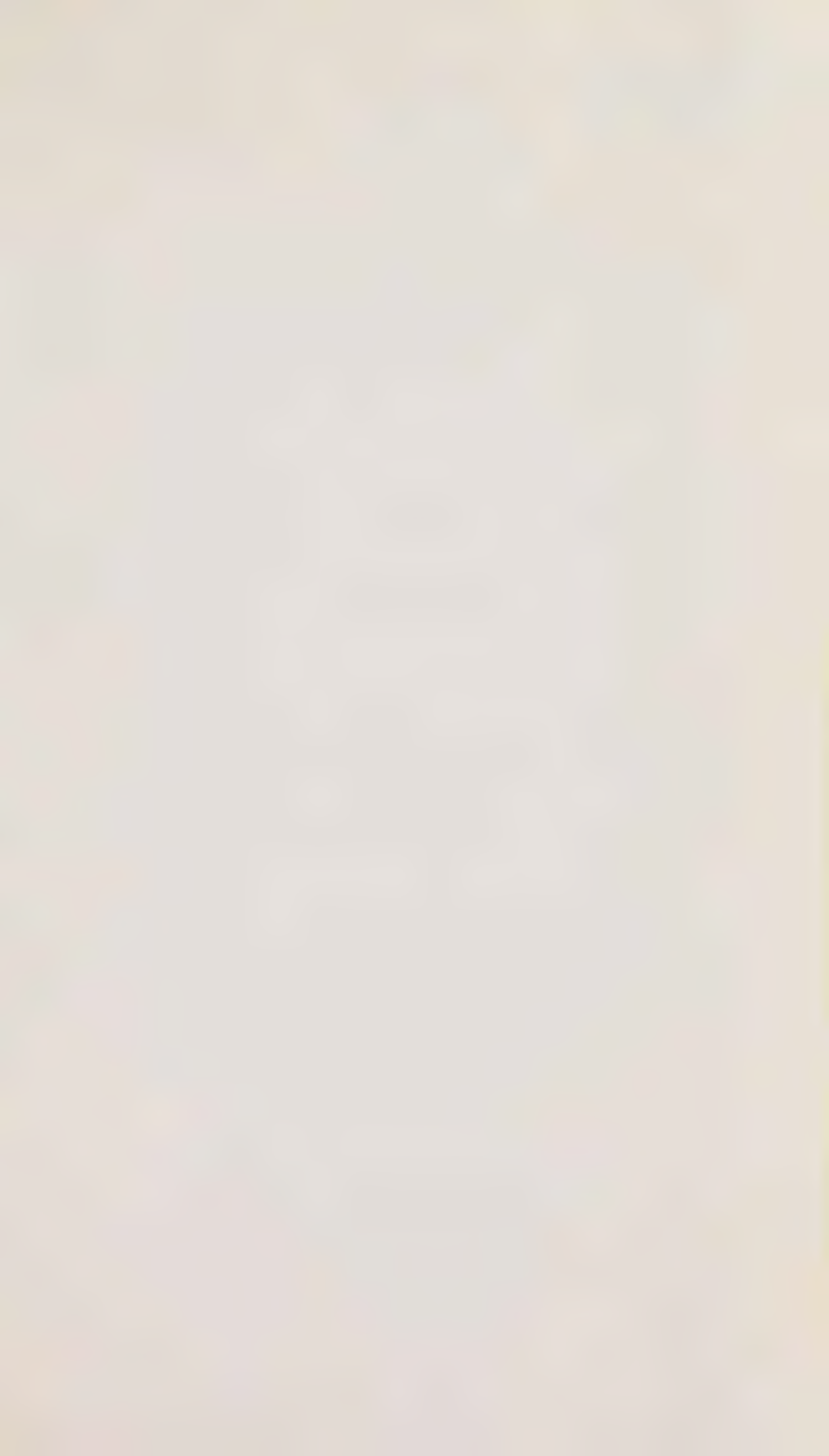


國文精選叢書



葉楚傖主編
胡倫清編註

正中書局印行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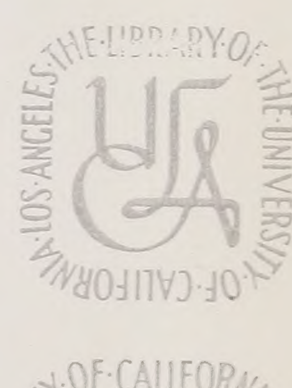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